

書叢小地史

斑一的北東後刼

著海青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顧青海著

史地
叢書

劫後東北的一斑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94268)

史地叢書 劫後東北的一斑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著 者 顧 青 海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卷頭語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自愁。」

這是隋煬帝水調謠入破的第四疊，在他寫這首詩的當時，也不過是一霎的感慨，一霎的記憶，一霎的怨恨，一霎的文思。而於我，在天天日本飛機盤旋遨遊之下的北平，坐在很安適的書房裏翻閱着「樂府詩集」看到了這一首短謠，思量着在漠北的過去，思量着華北的現在，思量着全中國的將來，讀者，你的心情也許會同我的一樣，一樣的無限的說不出來。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這是我去年，在東北親身經歷的奇景。到了日落的時候，我們便該加緊的斥候了。在一片平蕪的晚霞裏，牛羊滿野的環境下，我們的心裏會自然而然的發出日軍的砲車，「滿州國」的破爛隊伍，蒙古人的馬蹄，和胡匪的叫喊。這種影子能走馬燈似的在我們——我，衛兵，佃戶，工人——的腦子裏旋轉。天越黑他們便旋轉的格外的快。夜越

靜他們的印像越是真切。我們在那兒，在漠北的一角，孤獨的飄着青天白日旗，得到的最深的情也許祇有落日 and 明星罷。

我手裏拿着「樂府詩集」往下翻，竟翻到秦韜玉塞上曲的這樣一首：

「到處人皆著戰袍，
麾旗風緊馬蹄勞，
黑山霜重弓添硬，
青塚沙平月更高；
大野幾重開雪嶺，
長河無限舊風濤，
鳳林關外皆唐土，
猶尙蒐兵數似毛。」

我想，這不很吻合到現在嗎？聽說在四川，十一二歲的孩子都著軍衣了，而且絕對的不是「童子軍」服裝。這幾年來，尤其是這幾個月內，東西南北軍隊的開拔，雖然不用馬蹄而靠着專車（長官們）和兩腿（小兵們），其實這「勞」字也用得極妥當的了。至於「唐土」的問題，非但是鳳林關外，古北口外，唐山車站外，連江西省內，四川省內豈不都發生了疑難？似毛的兵，也由「蒐」字轉音到「偽」字，再新式的轉到「皇」字和「赤」字去。

這樣講下去，似乎離這本書卷頭語的目標太遠了罷。但是，讀者，過去現在同將來是一種前因後果。我昨天的觀察是東北失陷以後的一段。讀者同我看到的是中日今天紛爭的一段。明天

要演的中國民族存亡的一段究竟如何，那是我天天在想的，大半讀者也不免在深思。「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憂愁着什麼？也許是憂愁明日罷。

將來的事情，是不能有詩爲證的。你說科學的發達能讓你預料？十月懷胎生小國民的事情，最好的產科醫學博士都不敢一定說他自己的太太要在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八午時三刻在北平協和醫院「五三」號病室的「五七」號床上產生一個「男」的「中華民國的」小國民！不過他用過去的事蹟，過去的經驗，能大略斷定將來是怎末一回事。國家和民族的將來，更是不可捉摸的謎，同時從過去和現在的民族性的表現，或者能給我們一個前進的方向。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裏東北的觀察，能做一個星星的導火線，使讀者引出這幾年來外患內憂日進一日的深刻印象，不要看着和等着將來，卻走進這旋渦去。

顧青海

目次

卷頭語·····	一
一 經大連到東北·····	一
二 我的墾務公司·····	八
三 哈爾濱·····	一六
四 回到漠北·····	二七
五 興安嶺的大水·····	三八
六 講到「在東省的」義勇軍·····	四九
七 蒙古人·····	五九
八 塞上的中秋·····	六九
九 塞上歸來·····	八一
十 歸來以後·····	九〇

劫後東北的一斑

一 經大連到東北

我是「九一八」以後才從美國回來的，當時腦筋裏還留着一些美國牧場上的自由和落機山的雄壯。離家快七年了，家裏當然要我做官，南京又離家不遠，況且我的雙親早帶着老境。可是要我在部裏去翻小報，抽紙煙，晚上看電影，打小牌，我不大慣。所以我前年的除夕便離家到北平了。

那時錦州早失，上海忽然起了「十九路軍」。北平呢，因為東北人的「避難」到也不見得十分蕭條。我是研究墾荒的人，向來想到東北去開發。可是這個夢已被「九一八」打破了。（前年九一八不打破，亦許這幾年內亦有那一天！）那麼我就想到綏遠去。去年春天的一晚，我正拚擋

行李想往歸化走，電報來了，還要我到東北去。我的名義是當一個墾殖公司的經理，公司是有被「滿州國」沒收的大希望！

過了幾天，我便同一個助手從北平走了。在平的朋友都給我擔憂，幾乎沒有一個勸我去的。我動身的那一日，括着一點西風，東車站是非常之靜，我也帶着些感慨。我助手的未婚妻，一直送他到天津，兩眼紅腫得可憐。我到沒這麼大牽挂，連我的朋友也都談着以後的希望。我最感激的是一位初認識的女郎，她似乎覺着此行的意味，可是那勇敢的微笑，真可以算得是我到中國後異性中的唯一知己。我到了天津，因為還有幾天延擱，便找了一個朋友大玩一頓；我想此後不一定還能有玩的機會。

從天津到大連的時候，剛巧有大批的外國人同少數的中國人也往那邊走。可是我不能同他們一起去，因為一起去了得一起回來，而我的工作是比较的長期些。

這是我第一次到東北去，除了參觀地圖以外，我對於東北是「不知道。」我的助手便是嚮導，可是他膽小得要命，我負着他生命的安全，而我的生命也因為他的戰兢發生了危險。船到了

大連檢查的時候，他好似待決之囚。我爲着要使他心定，把一切介紹信都撕毀了，連自己的名片都不曾留得一張。我心想着，「他們爲什麼要這種人來伴我呢？」反正，我把他所認爲危險的一切物品都消滅了，就是因此發生事故，他亦怨我不着，他的未婚妻也不能說我葬送了他。至於自己，我早抱着胡闖的主義，臨時對付，到不爲難。

從大連到我們的公司，得走兩天。公司是在內蒙的東邊。走南滿鐵路以外，還得經過三條鐵路，然後再走二百多里地的旱路。

那天早晨從天津到了大連，我的助手便想躲在棧房裏死等。但是我一面想看看大連的風光，一面想打聽打聽買票的手續。我容易把他哄到街上去，走向車站。在車站轉了一個圈，因爲那裏祇有我們兩個穿中國衣服的寶貝，很受人家的注目，便匆忙的又走出來，在街上閒逛。可巧我在北平的時候，有人給我提起一個在大連很肯熱心幫忙的中國人，更湊巧我走過他店舖的門首，我靠着記憶力，闖了進去，居然找着某先生，我這種舉動卻把我的助手駭得一身冷汗。從某先生再介紹着買了車票，（那兒也有熱心的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一行人早上到了大連。

那晚我們便從大連向北走，車站上也有了熟人招呼的方便。這雖然是我到東三省的第一晚，可是我生命的歷程上再沒有比這一天能給我這種深刻感覺的了！那晚正逢着兩列車的日兵開到北滿去。車站裏擠滿了日本人——學生，小孩，老的，少的，貧的，富的，男的，女的，間雜着灰黃制服紅帽沿的軍人。滿處都是白布的白紙的太陽旗，和不斷的履響。似狂的歡呼，小學生的尖歌，悲壯的軍號，都顯着一個大國在有秩序的動員，都顯出上下一氣的精神。而青年男女的臉上更表現着決心，莊嚴，犧牲，同羨慕。是的，我覺得那時候倘使有一個軍人向着一個不相識的女郎求婚，她會滿心歡欣的答應下來的。讀者，雖然日本是我們的侵略者，我當時不能不起了十分佩服的心。

而我自己呢，穿着長袍，馬褂；提了一個小皮箱，躲靠在牆壁的旁邊，偷偷的沿着這一羣人潮的邊沿埃進車站去，心裏就怕他們注意我。好容易爬上了車子，放下了睡車的窗帘，我的助手在發怔，我在胡想。

我胡想什麼？我想着在美國的時候，雖然種族的不同，我還能站住了為中國爭一口氣，白人

罵一句中國，我總得回報他一句。去年冬天回到了祖國，黃顏色的却從來沒有給我誠心的安慰。走在街上受汽車的氣，到租界間路受黃臉巡捕的氣，走進舖子受夥計的氣，見大人們受門房的氣。我覺着求學問，有智識，真是無聊；於是天天的醉，不想醉也要醉。後來我又這樣想，中國用不着我，我得給中國去用！但是硬往死裏去送是不值得的，送命也要有一個目的。這些意思，在沒有對照的事蹟的時候，本來可以不知不覺的混過你的頭腦。偏偏今天在四面包圍之中，日本人還要演一套「愛國組織」的把戲來譏誚我的祖國！我當時恨極了。我想，倘是我是日本人，今天我准能受些安慰，一個女人的倩笑能抵去十粒鎗子的傷痕，我要能同那一個親個嘴，我也甘心去死。我那晚真恨我爲什麼不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的話。我非但要東三省，我還要佔的多多。（這話竟實現了一半，日本人真佔的多多！）可是我是中國人，我得努力，我亦知道我的努力也許都歸於無用，可是還得努力！我自怨自艾，真想大叫一聲的出去，告訴車站上的日本人我是派來到東北同他們搗亂的一份子，公開的激怒他們，雖然被他們打死了我也能出一口氣！但是責任心抑迫着我，不許胡幹，而我禁不住眼睛裏同胸口有些發酸。讀者，我這十幾年就有過兩次大衝動。這

一次是頂利害了。還有一次，是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船上吹起了“Auld Lang Signe”。我對西風想起我的愛人，我沒有通知她回國，她還不知道我在逃走。咳，我爲着什麼跑回來呢？值得不值得？我心裏歎了一口氣，嘴裏抽上一紙烟捲——得，我也不必再想這些，是中國人就該倒霉。當我躺下的時候，南滿車也懦懦的動了。我得感謝我大連初識的朋友們，我們因爲他們的招呼而沒有被檢查。

一路經過的地方，下站，換車，到也很少麻煩。就是一次，在睡車小房中聽到抨的一響，我的助手把臉都駭白了，意謂是手槍，他伸着頭向車子的小衙衙裏四望，給我好說了兩句，叫他不用慌張，更不用管閑事的亂看。反正，我們是已經走進了網裏，沒有我們的事情那是最好；有事，也得再想臨時辦法。後來我默默的觀察，這一聲原來是風刮關了旁邊的車門！我們同坐的俄國人也笑了。

兩天的行程，我們安抵了目的地。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鐘，進不去城了。黑暗裏可有六十幾個日本兵也下了車，皮鞋跟很整齊的走向城裏去。我們就在車站旁的小店裏住下來，害

我捉了半晚上的蝨子！

一 經大連到東北

二 我的墾務公司

雖然「九一八」以後談東北開墾是一種面子話，現在我却還得講一講我的墾務公司。公司的辦公處是在遼甯省西北的一個縣內。公司的荒地却在相離四百多里地的興安嶺山麓。

縣城內的辦公處，房子是算當地第二把交椅的講究。第一把交椅是現在某軍長（當地某省主席）的大樓。他抱着「衣錦須還鄉」的愛鄉宗旨，請法國人給他在生身地照協和醫學院的樣子蓋了一座宮殿，在漠北的土屋堆裏，（那才是他生身之處！）挺起了紅牆綠瓦的肚子，叫人覺得他嚴威得可笑。「九一八」以後，這「萬家大樓」還不曾粉飾妥當，就被日本人佔去做大本營了，而某前主席却還在北平花天酒地，以虛報實的做總指揮！我們公司的辦公處，雖然是第二把交椅，却不過平常的幾間磚房，照北平的樣子蓋造的一個大院落，加上些火炕就是了。

我們公司以前的經理，他很怕見官。雖然「九一八」以前我們受着當地最高長官的私誼

和保護，他同當地的士紳向來沒有多少來往。人家好意借槍給公司的時候，說請隨便拿些，連手榴彈也有，要借百十枝大槍算不得什麼，而他卻戰戰兢兢的僅僅領了十枝七九槍，連手都顫得不能簽字。他既然抱着閉關主義，外事自己不問不聞，弄得底下人氣燄張天；而公司最要緊的自衛問題，是毫無實力。

他「九一八」以前就走了，從此公司的下級人員便都像野馬一般，幾個當事的職員又懦弱不堪，聽其所以，弄得一塌糊塗。「九一八」以後的冬天，日本便注意到我們的公司了。因為謠言說是有姓張的股份，而且我們已經化去了二十多萬塊錢——當地首屈一指的大買賣——漢奸和日本官僚什麼會不眼紅呢？

我本來是預備先從大連一直到長春，哈爾濱去辦事，再回到公司的，後來因為同行那助手膽小和不景氣的緣故才先送他到公司。我看了一看環境和公司本身的情形，知道非得同各方面有些接觸不可，同時與安嶺山麓的地段，上面有兩座村子，也得觀察一番。既來了也不得不做。在公司辦事處住了三天，我就起身到地段去。到地段得坐二百多里地的火車，再起一百多

里地的旱路。這地段便是公司的農場，周圍三百多方里，界於遼甯，江省，熱河同外蒙交界的地方。當時天氣正在暮春。到了火車的終點過了一宵，一清早便要上馬出發。可巧又天陰下雨，他們都勸我等待幾天，但是我已經打定主意，先要叫他們明白我說一句話便是一句語，所以終究便起行了。一路的青草已經透出小芽，四面儘是些沒有樹木的小丘，波浪般滾着的草原真是放牧的好地，遍洒着一羣一羣蒙古人的牛羊。最可笑的是蒙人也勉強在種些糧食，他們大半種小米子，因為這是他們在家或出行的惟一乾糧。他們隨便拿一段樹幹子，七歪八斜的讓老牛拉着壓地，這種農業難怪不會發達了。

天從下雨變到下雪，從下雪再變到下雹，好容易過一個光頂的山頭又過了一個山頭，走了六七點鐘的工夫才到了我們的地段。那兒雖說是興安嶺的山麓，還是一片無際的草原，幾十里見不到一顆樹木，好半天也不會遇到一個行人。

我們的地段是四面小山圍着的一個山谷，這山谷的位置還是高原。北面有一道小溪，溪旁十幾里陷馬的濕土。西面是鮑家的地段，也有一個小村子，可是因為沒有人看守，已經成了鬍子

窩了。南邊同督辦窩堡接着，東邊同黃旅窩堡接着，北邊是一個蒙古王府。

在我們幾百方里荒地的中間，蓋起了兩個村子，相距有六里多地，都是有城牆圍着的。每一個村子裏，預備住七八十家佃戶和一些公司自己的工人。可是他們化了萬多塊錢蓋的村子，却很不適宜於農村之用。建築的式樣，好似兵房，一排一排的很齊整。每一座房子的前面，便是一個土窟籠，窟裏盛滿了髒水。村中的道路，也堆滿了各類的糞。空着的房子滿是豕窩，弄得門穿戶破，不堪插足。四圍的一道城牆，到還莊嚴。牆的四角是四個圓形的炮台。牆外周圍一條乾的壕溝，長滿了野花雜草。

那天我到村子裏的時候，已經快天黑了，而當晚却很睡不着。爲什麼呢？因爲在天津的時候，我就知道公司裏的衛士是極其胡橫，所以我才來走這一趟；他們也料到我來此是不會有利於他們的。不過我來的時候是單身一人，他們莫明其妙我是搗什麼鬼。外邊謠言說我要開除他們，開除了他們我又怎麼保護自己呢？這是他們的思想，因爲他們並不是保護地段和村子的，却是保護我的！這也是因爲以前那個經理人膽小而留給有槍階級的印像膽小這一件事，是直接

不適宜於墾荒的！他們那裏知道我不要他們來單獨的保護我，而要他們保護這村子？

天津公司方面理想中所謂的模範村，既然與內地各處的村莊其實沒有分別，（除了浪費而外。）再加上泥水土木工匠蓋造村子時候的敷衍中飽，我又知道去年第一村死了十來個人和許多牲口，可見村中的衛生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我認定了倘使這一方面不加整頓，夏天恐怕要糟，因為非但今年人數加多，而且離最近的城鎮有四百里地，醫藥如何能够接濟？土匪的出沒，時局的不定，公司本身的危險，加上村民對於衛生智識的缺乏，都是不了。夏天快到了，大連一帶已經鬧着虎疫，霍亂。當下我一晚上打算着衛生方面的佈置，心裏又恨又氣這幾位辦事的大學生一切顛倒的錯置。清早起來，我把應該做的事情一條一條寫在紙上，譬如牛馬的棚子，豕該有豕圈，村內該如何的分配着大掃除，都交給了管事人去照辦。因為當時農事尚不十分忙碌，所以我限他們閑村於兩個禮拜以內，第一得把一年多積下來的糞搬運出去！

我沒有來的時候，村子已經受了日本四架裝甲汽車的砲擊。他們在七八里以外的山頭上向我們的村子砲轟了二十幾下，幸虧砲子都落在城牆以外。當時我們的佃戶是無所措手足，而

衛士們却還有些勇氣，出去了十幾匹馬，才把日本汽車趕跑了。過了一天，佃戶和職員在慌張之下，駕起了大車馬匹想棄村而逃。幸虧那天大雪紛飛，他們走了半天的工夫便迷失了道路，更不幸的碰着鬍匪，胡打了一陣子。他們實在受不住凍，於是又決議「寧可讓炮火打死，決不願意凍死。」才潑轉馬頭再奔回村子來。離村子不到四五里地的地方，又碰上了一羣想進村的鬍子。於是我們的衛兵在靠村的山頭上，同稍遠些山頭上的鬍大爺大賽其馬，結果才算又回守住了。「金湯」我看了看拾到的八九個空砲子壳，每個是二寸直徑尺來長的鋼花瓶（以後我真用他們裝野花的）又查驗了村旁砲轟起的窟窿，獎勵了衛士們一番。同時也讓他們知道要保持已往的勇氣，已往的名譽，切不可胡行亂闖，過失比功勞多了是要吃虧的。講完一番服從天職的大道理之後，接着又聽衛隊長報告說上次逃跑時候有些人的趁火打擊，於是把還沒有離村的那幾個「半強盜」每人吊打了一頓趕了開去。你想，當時他們真把生命太看重了，職員難道就會吃飯趁火打擊的人還敢公然住在村裏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邊疆上是人的天性表現得最劇烈的地方，你得不顧自己的安全而把法律拿在手裏，賞不可不快，罰不可不重，自新的路是要給

他們的，而不能改悔的混蛋，就得用最簡單的法子除掉他。祇要你做得有理，罰得的當，你一手槍打死三四個人也不算什麼，他們還都佩服你有能耐，幹得下去。

到了那天下午，我召集了幾個職員，想問問他們關於治安的事情。他們一封一封寫到天津去的信，不是說這個衛隊長胡橫，就說那個衛士強奸民女，而今天我當面請他們談一談的時候，却都面面相覷，不肯說一句實語。不肯得罪那一個槍桿子！你想，我底下直接辦事的幾個大學生，如此畏首畏尾的怕得罪了人，不保性命，這局面如何辦下去。當下我也一笑置之，因為明天我就得起身出段到哈爾濱去，這一次並沒有多大工夫。我可是決定要把衛生和治安兩件事整頓一下的，我回來自有辦法，他們幫些忙，當然最好，不幫忙或者幫不了，就得去他們的。邊疆上是自立的地方，不能自立的趁早回租界上去，讓洋人打你的哈哈。

我們兩個村子是又大又空，外面的謠言說我們是張家的產業，有機關槍，有手提式，有迫擊砲；其實祇有幾十枝破舊的七九槍，子彈也不足一打。不過這些衛兵到還能張些場面，大搖大擺的到鎮上去，總在馬鞍上帶些打得的鑿子，黃羊之類，所以三四百里方圓之內，也沒有敢來一搶

「審」的。當地的鬍子頭，蒙古貴族，對我們也有相當的尊敬。從日本炮打之後更是大家傳做美談，說我們公司了不得。我默察之下，知道暫時當地到還能夠維持，但是滿洲政府收沒中國官僚產業這件事，可很費研究的。我在臨走的時候，便告誡衛兵，叫他們安心做事，祇要能盡職，能守法，我也沒有打破那一只飯碗的心腸。

在地段住了兩天，我又跑回城裏的辦公處了。當時天津的「大公報」還裏在英文報裏往那兒寄。我因為城裏的日本漢奸太多，所以就寫信給天津請他停止。一方面我買了一份「滿洲報」看看國聯的一行幾時到哈爾濱去。是的，「滿洲報」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報端的英文地址，他的發行所是還在中國領土之下，(Manchuria, China)。第二，他的餘與欄，載着「古本金瓶梅」。所以，我也不得不訂他一份來看啦！

三 哈爾濱

我在城裏的辦公處住了一兩天，就再不能不去哈爾濱了。因為我向來沒有到過東省，而時局又不讓我自己去亂闖，我得仔細打聽走路的方法，可是我的同伴中沒有去過哈爾濱的人，於是我祇得大看其地圖和火車表。好在東省的行車時刻，都拿南滿鐵路的行車時刻表做轉移的，除了中東鐵路比較的獨立一點之外，旁的鐵路的時刻表都能很不費時的同南滿行車聯絡上。這在旅客方面是方便極了，可是我不禁想起南滿鐵路的權威。倘使這是中國的一條鐵路，而各路能這樣有合作的精神，豈不叫人十分的痛快？有了這種的合作也許竟不致於有「九一八」？是的，中國人並非不能合作！中國人可不喜歡同中國人合作！中國人同國際聯盟的關係，竟想比合作還要進一步，願意三跪九叩的稱牠做爸爸！

我研究了東省鐵路的時刻表，便輕裝的單獨走路。他們勸我最好帶一個人照料照料，不過

我被從天津同來那助手一路的舉動教訓了，恐怕帶人還得我來照料他，於是便決定一個人走。一來可以省些盤費；二來就使被日本人捉起來，我不願意因為他人的慌張而被牽連，更不願意不小心而牽連到人家受苦，我自己做到那一個地步，受那一種報應，是甘心的，無怨的，也怨不着人家的。

四洮路綫當時還沒有關義勇軍，但是每一個大的車站却有很嚴密的檢查。在北平的時候，誰都勸我換着中國衣服到東省來，誰知道在東省的上等人大半却穿西服？（勸我的人大半都是新近到過東省的。）我在四平街車站得停留三個鐘頭，這三個鐘頭之內，我被滿洲、日本、和高麗裝束的，檢查了四次！第一次檢查的時候是最危險了，因為我沒有穿馬褂。他盤問了我好久才許我出站，我出站以後立刻又得走進站內的候車室，因為當時我在四平街是一個熟人也沒有，而街上充滿了日兵。我進站以後，立刻到廁所去打開了小提箱，把馬褂取出來穿上，把呢帽頂得正正的。一不做，二不休，從此以後，我遇着檢查，便一口咬定是到長春去的滿洲國小官僚。

好容易在四平街上了南滿的北行快車，我留神看檢察我的幾位是不是也在車上，因為倘

使他們同我一起來，我在長春非得停留不可，甚至於真去到「偽」政府鬼混鬼混也說不定。幸虧他們並沒有上車，所以我在車中很舒服的喝起茶來。快到長春之前還飽餐了一頓飯，飯車內的女招待又是一個俄國小姑娘，我也落得開開心。講起南滿路的招待客人，那種周到真是天字第一號了。雖然當時的日本人靠着佔領餘威，一百二十分的瞧不起支那，而車上的日本侍者對於中國旅客還一樣的規矩。比起中國各路的侍役，那種欺人，硬要小賬，不可同日而語了。難道中國的路局是祇管鋼軌，不管旅客的嗎？

晚上九點多鐘到了長春，我下了車跑出車站來。滿街都是些馬車同馬車夫，我坐上了一輛叫他到中東鐵路的車站去。他對我莫明其妙的望了又望，却始終沒有揚起鞭子來趕馬，到弄得我不知所以。原來長春的中東路同南滿路是在一個火車站，難怪他老先生不能開動了，而我也祇得重新下了馬車，走進車站！

我所走過的鐵路，最不堪的，最腐敗的，最可笑的，就是中東鐵路了。（但是一層却比中國鐵路好，不硬索小費，究竟還是「合辦」的強！）我本來的感想，總覺得俄國革命以後，什麼轟轟烈烈

烈的五年大計劃，五年大計劃以後又是照樣來的五年大計劃，那麼新俄的一切設施一定同美國差不多的有勁了，看得時光總比金子還要寶貴了。也許這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是例外？也許是因爲有中國在共管的緣故？售車票的那個「大鼻子」（註）他帶了俄國喝早茶能一直喝到晚上十二點的那付神氣，從容不迫的售票。一起才祇有八九個人買票，我是站在第七個，可是等了一點多鐘還沒有輪到我！十一點鐘是要開車的，大鐘已經指着十點三刻了。我沒有法子便請教一位茶房去代擠，他拿了錢擠了五六分鐘，結果是擠到了一張二等免票，我的票錢却不知道上了誰的腰包了！這當時我是不會知道，在車上有一個同伴告訴我的。於我，並沒有吃一個銅子的虧，因爲我並不會想到要弄什麼免票，可是誰吃了虧呢？中俄合辦的鐵路是如此，中國國有的鐵路我可不十分了解，我不願意十分了解，我祇打了一個寒噤。

（註）東省人稱俄人叫「大鼻子」。

我在「滿洲報」上看到，因爲國聯調查團一行人快到哈爾濱了，所以中東路的檢查是非常之嚴。我上車以後，很是提心吊膽。不一時，居然真的來了一位排長上下的「滿洲」軍官，十二

分客氣的問我是在「那兒恭喜」我當時不慌不忙的回答他，「我是中東路局的職員。」那軍官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又向旁人「恭喜」去了。讀者，他們既然給我弄了免票，難道就不許我自封一個職員嗎？

在大紅被服裏睡了一晚，（中東路睡車的被服是大紅的。）早晨便到了哈爾濱。當下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我的兄弟。他去年跑出了學校和家庭，想看看社會是什麼一件東西，所以在這華俄雜處的濱江過他半游蕩的生活。我照着他給我的三個住址，整整的找了三個鐘頭，才把他老先生找到。我對着這八年沒有相見的漂亮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轟的一下，發一陣大哥的脾氣，然後再一塊兒吃了一頓中飯。飯後他給我找了一所適當的住處，於是我起首我的工作。

我到哈爾濱有兩種工作，而這兩種工作是可以同時並行的。不過因為當時哈埠的治安吃緊，漢奸密佈，那麼根本的事情，是在先把哈埠的街道地理研究一下，才不致於出無謂的亂子。哈埠簡單的可以分做一個洋人的城鎮和一個中國城市。我的工作便完全在那洋地——道裏，和

附近的各領事館。道裏的街道是容易熟悉的，稍爲大一點的旅館都住滿人了，其中一部份是三
四派不相容的密探。

過了幾天，國聯的一行人員也都到了，於是他們的旅館門口，那條哈爾濱最熱鬧的街上，便
臨時宣布戒嚴，行人祇許在街的一邊走動。國聯在哈爾濱的那一個時期，城內真是笑話百出，我
現在挑幾個來講講。

當時馬占山將軍的前鋒，就出沒在哈爾濱隔江的松浦鎮；宮長海和李海青的人馬也留連
在哈埠的西北及東南一帶。尤其是宮氏的一批，很有進擾哈埠的可能性，因爲哈爾濱是一個沒
有城垣的城市，而當時宮氏擁有數萬之衆，除了在日兵不到的地方擾亂而外，却並不前進一步。
同時哈埠的人心也不像北平這樣的恐慌，紅俄的人民是早有相當自衛的能力了，白俄是受日
人的支使了，滿洲的警察保護着滿洲的官員和國聯調查團了，當地的人民也間接受着警察的
恩惠了，日本和漢奸却在秘密的刺探中國人和反日的洋人。所以當時哈埠的內情是走馬燈式
的混亂，而晚上各舞場的生意却並不減少。

要講起北滿的義勇軍，真爲日本所怕的，祇有馬占山將軍和王德林兩部。他們是有實力的，同時也是有目的的。國聯調查團到哈埠的時候，馬將軍的部隊正離哈北不遠。松花江雖然是不容易渡過的，但是當時一場把戲也夠國聯瞧的了。日本人深怕馬將軍佔據了同哈爾濱隔江的松浦鎮，顯得日本兵不能有十二分抵抗義軍的能力，所以便把松浦鎮燒燬了。我在哈埠一座高樓的屋頂上，晚上看着隔岸的紅火，隱約還可以聽到炮聲。而哈埠的滿洲官吏，却陪着日本軍官在玩弄日本藝妓，俄國姑娘。是的，在這種日本軍官，他們真不知道明天的運命，我十二分同情於他們的及時行樂。但是過渡式的「滿洲」國官吏呢？他們爲着什麼？

講到「滿洲國」的官吏，他們大約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比較的有頭腦的，大半都不是東北人，他們一方面是爲時勢所迫，要跑便是死；一方面也爲着家室之累，飯碗問題，恐怕回到關裏也不能得到誰的體恤。於是便遷就了。而遷就却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還得裝傻，因爲不裝傻，也是沒有命的。對於他們，是存着「滿洲國」不過暫時一種建設的心理，心中未嘗不願意關內能用實力來收回東北，或者希望國聯能有良好的處置。我還記得有一次，一位「滿洲」官

員講話的時候，是三句話離不了露出「我們中國」的。還有一派呢？那簡直是走狗，是漢奸，他們是藉虎作俛而沒有心肝的。舉一個例，其中有一位是曾經到過外國的，他出外散步的時候，後面總跟着一個當差，而當差的卻總替他拿着手杖！這種沒有頭腦心肝蒼蠅大半是本地人。

因為要假裝民意，哈市便由張景惠發起了一個全市運動會，讓小學生搖着日本和「滿洲國」的旗子，吶喊着歡迎國聯調查團。剛巧那天下了細雨，可憐的小孩子們，童子軍，娘子軍，淋的頭面都溼了，紙旗子也不見得飄揚，而他們的心中，一個一個七八歲，十二三歲的小心——又何嘗知道什麼「滿洲國」，「中華民國」，「大日本帝國」和國聯大同盟，一切的意義呢？

國聯調查團在滿洲的行動，我用局外人的目光來看，真是「籠中鳥」。他們吃着金珠玉液，由日本人從這個地方護送到那個地方。但是他們也得到了適當的反感，從各方面討探得些真情。我們要知道他們當時有許多的困難，能從包圍的中間做獨立的行動便有許多的危險，尤其是中國的陪查員處於極端痛苦的地位。所以國聯報告書，要是平心靜氣了解中國政治軍事民情的心理去研究牠，更要了解「九一八」以前中日在東省的設施，和一般貪官污吏在當地

的政績，我們不能說報告書是不公平，不實際，何況現在那一步都辦不到呢？

在滿洲因國聯調查團的到臨而被日本憲兵捕捉的中國人，大半都是南方人。當時上海戰事的餘波未息，日本人的心目中恨廣東人和南方人是到了極點。在他們看來，中國內部的人是奸刁作惡的，不大肯心悅誠服附和大日本的。至於東省的人民，日本人總覺得比較的好辦，不是像馬將軍一類的轟轟烈烈不顧一切而抵抗，就是小百姓的敢怒而不敢動；至於東省所謂的知識階級，竟出了許多喪心病狂的漢奸，尤其是替日本人當翻譯的走狗，我們更不用講是算向日的大忠臣了。而一般稍有「依靠」的東省人却早跑進關裏來開闢小天地！其實把東省弄到今天一步的這般能遷家的人，豈不就是造成這些漢奸的罪魁嗎？

至於東省居留的外國人（中國人、日本人除外），大半對於日本是含有畏懼的觀念，而對於中國人以前一切的措置和現在的雜亂帶着譏諷。他們的自身問題，就是所謂「門戶開放主義」，因為一旦東省在日本統治之下，即使門戶開放，也決不能像中國人的馬馬虎虎。而且日本要是發展了東省的實業，當然歐美的舶來品是沒有競爭的餘地，故此他們心裏是決不願意日

本攫取東省的，却也並非爲着黃臉的中國人而不願意日本的攫取東省。有一小部分的歐美人士，抱着偉大的公理心腸，處處幫助中國，因此被囚的，被戕的也不在少數，我對他們是十二分的欽佩，同時也不用提名道姓了。

最使人佩服的一件事情，是蘇俄對於東省的態度，那種沉靜的處置，那種清涼的頭腦，當然不是我——或者隨便那一個中國人所歡迎的。在日兵起初派兵向北滿推進的時候，中東職員也很有主張積極的。中東路上，日兵列車好幾次的顛覆，真不難找出蛛絲馬跡來。但是因爲莫斯科還在脩她的五年計劃，不願意太早的捲進旋渦，於是便側重到慎重的處置。蘇俄暫時的手腕，着重在外蒙和西伯里亞，對於東省她並不抱「漁翁得利」的侵佔野心，不過是十二分的重視就是了。有一個蘇俄的東方當事人是對我這樣講着：「當年中俄的紛爭，中國當局意謂蘇俄的可欺而發生；今天的中日紛爭，因爲中國當局沒有抵抗力而擴大；這都是糊塗的結局，我們祇有靜觀！」是的，我沒有話回答他，不過我可如何能靜觀呢？有切身關係的，居留關內的東省人民，軍政要人，又如何來靜觀呢？

我在哈爾濱差不多一個月，搬了好幾次住處，因為有熱心的師友給我許多幫忙，結果是不會鬧出亂子，我對於他們真有說不出的感謝。就是我那浪漫的兄弟也出了不少的助力。現在，我同我兄弟是六七個月沒有信了，我常常想到了杜甫詩中敘述的流離，也難免不對天長歎。那個時候還有許多勤王的兵馬，而今呢？

有一天清早，我拿了一張免票離開了濱江。我並不是要省錢才弄免票，也並非要措「滿洲國」的油。不過有了免票可以同時免去許多麻煩的檢查，而且我要到長春，「滿洲國」改名叫他「新京」還有用得着的地方。

我因為一些事情在長春還得同許多「滿洲國」的官吏周旋。過了一個星期便很滿意的再回到我的墾務公司去。提到長春，他們告訴我是繁華得多了，而最使他們滿意的事情，就是平空添了許多日本姪子。

四 回到漠北

我因為有免票做護身符，從長春回到公司辦公處的路上放心得多了。在哈爾濱還趕製了一套日本式的洋服，所以我極其逍遙自在。但是日本人是不輕易混得過的，頭等車裏照樣有穿洋服的高等探子，而探子的鼠腦是容易辨別的。不多幾時我對面便坐下了一位，他問我上那兒去，要我的免票看，看着我免票上「內田康哉」的字才肯相信。當時去通遼一帶是最易受嫌疑的，所以我告訴他去大連，我心中想着，他真要跟我的話我一定得同他玩一個痛快，因為我的免票可以從哈爾濱到大連來回的走一年！在哈爾濱的時候，我曾經有幾次因為被跟踪而溜他們跑街，這一次也許要大跑其鐵道？還算運氣，他在公主嶺下車了，我便也在四平街下車，轉回我的公司所在地。

歸途上我心裏還有一種的安甯。我們公司是最有被「滿洲國」或日本沒收的希望，所

以我的北上也預備抵抗一下。我起先想把牠租借出去。在法律上講，我們公司的土地是註明不許抵押給外人的，但是法律是最容易逃脫的事情，抵押同租借是完全兩事，我還請教了哈埠很有名的律師。不過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租出去。於是我就得到長春想別的方法。當時我已經明白了「滿洲」官的心理，所以我同長春的一些貴人聯絡得非常之好，兩方面都有了契默，我才放心的回到公司去。

回到公司的時候，蒼蠅已經到處飛揚了。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便是衛生運動，尤其是農場——地段上的衛生運動。在未去哈埠以前，我已經把應該做的事情一條一條寫給幾個管事的大學生了。不過中國人做事，不臨死抱佛脚是例外。我希望我這幾個辦事的大學生都是例外，但是他們要是例外就也不用到我吩咐才講衛生呀！去年也不致於死十幾個人呀！

我要保持我的尊嚴，省得以後辦事的棘手，所以我不立刻就到地段上去，卻先叫人去告訴他們我不久就來了，要他們把我以前告訴他們的事情預備一下。以後我打聽出來，從我離開了地段，他們始終是過着那種原始動物的髒生涯，由東省本地出產的一個農業大學畢業生領導

着，一直到知道我從哈埠回來了才趕勁拉糞清除就此一端已經夠顯露中國某部人民的天性。

當時我還沒有打破過誰的飯碗，而最有打破資格的飯碗是那些衛士了。我在天津的時候就知道他們的不法，但是一到當地卻誰都不敢來告發。我抱着不親見不算數的主意，告訴他們「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同時我也等機會，因為佃戶同衛士是積不相能的。而衛士中有的以前實在太說不過去。聽說從前竟有過衛士強佔了佃戶的妻室，把佃戶趕到外邊草堆裏去，當時的當事人想繳他的槍，他便日夜的把槍和槍子網在身上，而當事人除了長歎一聲之外，別無辦法！好了，我的機會來了。有一天，忽然有一個衛士從地段上跑到城裏的公司來住着，我問他告

假了沒有？出來幹什麼？他都含糊的。於是我立刻又打發人到地段去問，地段當事的那個大學生還不敢十分得罪他，說他不過誤了巡夜，也沒有告假出段。你想在四面是鬚匪的地方，他在誤了巡夜上加着「不過」這兩個字，教人生氣不生氣？倘使每一個人都不用請假的隨意行動，公司還成什麼體統？同時佃戶也由我的授意而寫了一張稟條，說這個衛士是如何如何。但是中國人的脾氣又發現了。我叫他們專門寫一個人的過失，他們卻意謂我這個舉動，如果他們能牽

三連四的多告幾個人豈不更妙，於是弄得這張稟條是不能給那個衛士看的，因為倘使給他看了，他會要求同上而寫着的幾個人同等待遇的，而那個人在我手裏還沒有壞處。

你想，從前他們包容衛士到這個程度！連衛隊長也不可靠的。我要回地段去的前一天，這個沒有告假的衛士來見我，說他又要回地段去了。當時我正要發落他，於是就告訴他把工錢算清，立刻給我回北平去。他瞪着兩眼莫明其妙，他從來沒有想到公司的職員敢于得罪有槍階級的。我告訴他我並不是個人要同他爲難，不過我決不能用不盡職的人。於是他捲了舖蓋走了，而從此那些同伴才了解到服從的真義。

當時霍亂已經到了四平街，離公司三十多里地的一個大城裏也發現了，所以我到農場去的時候，帶了好些急救藥水。我一到村子裏，覺得比以前清潔多了。我下馬走進村門的時候，看見一個小孩的兩道鼻涕，我便羞了他一頓。那小孩回去哭了一晚上，到明天村中小孩的臉上便多乾淨了。是的，中國的小孩，倒還有些羞恥心！

講到中國將來業務上的衛生問題，這並非難於措置的事情，可以傷心的是不會注意到。我

們並不希望有抽水馬桶，電氣，自來水。不過夏天在窗上糊一塊紗擋蒼蠅，進出把門關嚴些，糞穢的掃除和適當的掩埋，死牲口的焚化，衣服的洗滌，飲水井的清潔，這都在乎當事人天天的注意，並不用貴重的機器或者十幾年的醫學研究的。中國農村是已經習慣了人豕雜處，難道你就讓他人豕雜處下去？中國的農家拋下鋤頭就吃飯，難道你不能強迫他們經過洗手的手續？這些都是普通的智識，而普通的智識却是最需要不過的東西。中國的農村爲什麼發展得遲，破產得快？農業專家所研究的恐怕是太專門了，這也許是一個理由。

你到邊荒去墾殖，帶了幾十家佃戶和幾百工人，因爲沒有醫院，沒有購藥的方便，所以最應該注重的，便是平時的預防衛生。邊地的牲畜固然並不十分貴，然而死多了也很算不來的。一個人，一頭牲畜的死亡，往往便有波及到全村安全的危險。那麼最好是不讓他們發生，而發生了一定得嚴重的處理他。你倘使懂些醫學和獸醫是更好了，可是要知道有許多病症是簡直不能對付的。尤其是牲畜的疾病，若是你照着西方的獸醫學去調理，往往一帖藥就得化十幾塊錢，誰也能夠曉得這是不上算的。所以我們最好打聽些當地的土法子，對於牲畜是尤其有用。

在墾區的佃戶和工人，大半是無智識的，老實的，迷信的。一到了有病，他們一面拜瘟神爺，祭土地，供牛馬大王，而底下的一把交椅，却就輪到這墾地的當事人或領袖了。燒紙點香以外，他們也想吃點藥物的，於是他們就來求你。爲着人道方面，你是無論如何應當竭力幫助他們的，但是大半你的醫學却不夠用。不過即使你實在沒有法子，你也總得盡力，就是用些毫不相干的丸藥，（祇要沒有毒的，）也能得到他們的感謝的；而在不大緊要的病，有時也許還因爲激起了他們的心理作用而發生效驗呢。

我的農場上在一夏天之內，化去了好幾百塊錢的醫藥費，總算一個人也沒有枉死。有一個佃戶是因爲抽大烟，吃甜瓜而得了痢疾，可是他得了痢疾更加想吃甜瓜和大烟。他的死是應該的，我沒有法子管他。此外更有許多笑話，我現在講幾個。

在預防疾病的方法，邊疆上專靠衣食住的注意。尤其是賣苦力的工人，看着一個個雖然壯大，不過是早晨四點鐘起來受塞北的寒氣，白天被蚱蜢蚊子咬，況且吃的東西又不是十二分有滋養的，所以倘使一天得了病，往往以前的積弱便一齊發作起來了。我的工人比較好一些，因爲

每天是有葷腐吃的。但是誰不想吃大魚大肉呢？誰不想喝些白乾燒酒呢？每到了一次「烤老」（就是過節，）總會有些工人吃多了大塊的肥肉而生病的。那麼每一次的烤老，還得有充分的「午時茶」、「古魯澱」、「瀉鹽」來給他們把烤老拷出肚子來。我記得有一次，七八個人竟同時的大吐大瀉着，我深怕是得了霍亂，立刻把他們隔離開來，從工人的廚房裏打聽的結果，原來前兩天過節的時候，他們四個人吃了三大臉盆的豕肉！我常常告誡他們，說你們何不把肉分做幾天吃？但是利令智昏的，他們一個多月不知肉味，正恨不得一口就都吃光了呢？這種又可憐又可笑的事情，末後我祇得改變「烤老」的制度，每逢初一和十五大家吃肉，而不許他們多吃。

還有一次，一個佃戶忽然得了急病，他晚上十一點多鐘便心痛起來了，痛得在坑上直滾。他的妻子便替他祭土地，點香許愿，同時也請我去看看。我走進了他們的房裏，坑蓆上舖着一條破爛的薄棉被，壁上的一把香燒得房中各種的氣味都熱騰騰的。當下我也莫明其妙是什麼病，後來才知道他是兩三個月總要心痛一次的，不過這一次是最凶了。他朝着我直叩頭，說倘若死了，務必寫一個信給他的哥哥。我除了竭力安慰他和哭得一榻糊塗的妻子以外，便叫人從我叻手

那兒要了些丸藥，我叫他們做「定心丸」給他立刻服下了。我回到了臥室，卻悄悄的把譚衛士找來，告訴他到那裏去弄一些大煙給他吃。整整的鬧了兩夜一天，病總算不要緊了，於是他們又立刻殺翻了一口豕來還愿，結果害得幾個村坊的小孩又得吃瀉鹽。

在這個人病的頂凶的時候，他忽然想着要吃大米稀飯，要吃白糖。他的妻子同庶務講了，而庶務意謂這種例外是非請教我不能辦的。我想着：「他媽的也許一輩子也沒有喝過十頓大米稀飯，得給他好了。他的病還不知道能好不能好，難道我還要逼他到閻王那兒去訴苦？」大米白糖以外，我更吩咐廚房每天給他一大碗荳漿，而我們的荳漿却要比清華大學的濃五六倍。不過無知的佃戶總是貪得無厭的，他的病好了一些，想吃的東西也就越多了，可是在公司一方面，卻得停止他的優待。

真是禍不單行，有一天下着細雨，下午我正在房裏歇着發悶，一個衛士喘着跑進來。在村子外頭一個女人被公馬咬死了。我叫助手出去看看究竟什麼一回事。他不到三分鐘就慌張的回來，他說「人已死了，地上一大灘血！」我套上靴子出去，同時叫助手預備綳布，消毒藥，開水等

等東西。村門外不遠的污泥裏擠滿了大人小孩，佃夫衛士，一簇一簇的在指手劃腳談論。沒有人敢走近那灘血的。奇怪，玩鎗子，使手榴彈的那些朋友，一個一個都呆呆的站着。我走近血灘一看，那女人便是要大米白糖的病着佃戶的妻室。助手告訴我她是早死的了，死的疆疆的了，而她還在哼哼的！當時敢跟着我走近去的。倒是在我辦公室當雜務的一個孩子，十七八歲的人大半最富於好奇心罷。（他現在跟着我幾個衛士上前綫當兵了！）我叫他把那女人扶起來，先用紗布將頭綑上了，拿一扇門讓四個衛士扛到辦公室去。開水之類也預備好了。抬的時候，後邊送喪似的跟了七八十個男女和小孩，我叫衛士一下把他們趕散了。那時助手正在辦公室料理綑帶，他一看見傷人進來便一溜煙跑走了，幫我洗滌傷處的倒還是這個小當差。誰知道這公馬爲什麼偏偏要咬這個女人呢？頭骨是咬了兩個大孔，手臂上也咬去一大塊肉。沒有止血藥便得用麵粉，最可笑的是那女人還帶着一縷假頭髮。我給她洗，消毒，止血，包裹，足足費了一點多鐘。她昏迷了兩天才醒過來，而摸着她頭上真頭髮被我剪去了好些，真是非常的可惜。她發了一個星期的熱，日夜要人陪着她，我就把看護的差使交給在那公馬的主人一家的身上。我告訴他公馬咬人並

不是他應該負責的，但是爲隣居的感情，爲了閑着的人太少了，他一家子也不妨盡點義務，脩脩陰德。而受傷的女人的病丈夫却天天同這一家打麻煩，又是要大米要白糖的那一套，結果被我知道了，把他痛罵一頓。從此一起的工人都不敢使喚那匹公馬了。內中好些人也真想吃馬肉，湊巧過了一天這馬又想追一個小孩子，於是我把他牽了來，一鎗結果了馬命，許多工人都覺得這是公理的戰勝，剝皮的剝皮，割肉的割肉。

農家生病真是最可憐的事情，烏黑的臥室越現着黯淡，七八歲的小女孩也知道跟着母親哭。一年三百六十天吃着的小米粥，真是再也不能下咽了，泥水似的茶好像仙湯。把平常很困難很困難的積蓄，性命似的幾塊大洋錢去請醫生，真使你看者不忍。墾荒是更糟了，連請醫生的地方都沒有。病人一天一天在硬坑上煎熬，心裏想起一輩子辛苦的結局，而一死之後，妻孥真是流落又流落了。所以當事的人，無論如何得設法安慰他，幫助他，直等他有了起色才算把心放下來。

我的村裏因爲每家的窗上今年都糊着紗布，糞穢也掃除了不少，吃飯以前還強迫的洗手，因此夏天沒有多少人患痢。可是不久甜瓜長大了，我禁不住他們死命的偷着生吃。不久那匹槍

斃了的公馬的主人——也是一個佃戶便患痢了他以前是抽大煙的，雖然到我村子來的時候已經戒絕，患着痢疾又便偶爾呼幾口。病中還是忘不了甜瓜的甜，我幾次三番的告誡都不能抵過貪嘴的惡念。他拖延了一個多月，家人便扛他到一百里地以外去求醫，在那兒更是肆無忌憚的亂吃，終於一命嗚呼的扛回村裏了。我雖然可憐他，可憐他丟下的孤兒寡婦，但是我心裏實在有些忿恨，因為我今年差不多可以把全村的人命都保住了，而他卻自作自受的要討死！當下他的妻子哭着要棺材，要燒化，我全都答應了。爲什麼呢？有一點智識的人全知道這些是無謂，是浪費。但是倘使那寡婦號淘着告訴你：「他一輩子從來沒有蓋過一床新被服，穿過一件新棉袍！」你也祇得隨她去。要知道情愛並非限於能穿綢着絲的人，雖然這些村人從來沒有看過「愛」這一個字，也沒有討論過「情」這一件東西，也許他們的團結，因爲生活上的依靠，比較跳舞場所結識的要更天性些，更誠懇些罷。我認定殮葬的一切，從楠木棺材到一雙新布鞋，都不過是生者對於死者一點心誠的表示，楠木棺材也許還帶着虛榮，而一雙布鞋或一條新棉被是比較誠懇的多了。這一類事情，要是能力所及，我也何必不幫這窮苦的農家老太太的忙呢？

五 興安嶺的大水

村裏的衛生行動有了些樣子，我便把工人支配到田裏去鋤草，今年因為有了幾場甘霖，農作物的苗是非常茂盛，佃戶工人都說三年本地沒有收成，今年真是好運氣。這是天時的關係，而他們却硬要推到我的身上，我也利用這種迷信來鞏固我統治他們的權力。

東北種地最困難的兩個問題，一件是鋤草——鏟地，一件是收割。這兩件事情，在美國用着機器，我向來不覺得他們的麻煩。可是一到用人工，才感覺到非常棘手。什麼是困難呢？要快！鏟地是新開荒地最緊要的工作，野草同穀類在奮鬥，人工幫着穀類去打倒野草的蔓延。工人拿着鏟子，把草一根一根的除去，所以是很慢的工作，不過除此以外，農具還沒有試驗到能代替他們加速的程度。我們是試造着幾種鏟地的農具，但是尚不能適用。在中國內地或邊荒，想使用農業的大機器，這是留學生一大部的夢想。機器的使用須有下列的考慮，否則必定失敗，我也親眼看見

過。第一，我們要先計算一下，土地的肥瘠；牠的出產，在平常年頭，能否把機器的一切開銷拋出之後，還有餘利？要是沒有餘利，或者還抵不上開銷，那麼趁早把用機器的念頭打銷。第二，即使能用機器，你自己得問一下有沒有管理機器的技能？我常常看到農場用機器，不到兩年機器便全壞了，還得回到使用人工。要知道開機器是容易，而脩機器和保持機器的壽命卻很難，這一點，凡是有汽車的先生們想都知道的。第三，機器常常使用，總有損壞的地方，損壞了就得添補，那麼農場上最少得有許多零件預備着，否則機器一壞，損傷的零件許在幾百里或一千多里以外的大城市才買得到，等到零件寄回來的時候，農時或者已竟過去了。這些困難，在美國還有遇着的時候，我們在中國豈不更當注意？

我那農場並非膏沃之地，所以我那些工人一到鐘地都忙得不可開交，我心裏非常憐惜他們。但是憐惜是私意，鐘地是公事。他們每天從早晨四點做到十一點，下午二點到七點，工作還不算太苦。不過一到夏天，蚊子同蚱蜢太多了，我得趕緊替他們預備紗做的面罩。從前照例是過節才給肉與工人吃（烤老），我規定人每半月給他們吃一頓。同時我天天不定什麼時候騎馬去

看他們工作，誰偷懶我可得重重的罰他。

不到一個月地就都鏟了一遍，於是又要用犁杖耘地。耘地是三條牛或馬，一付犁杖，一個工人。這事情並不是個個工人能做的，因為扶犁杖是個技藝，而馬犁杖更不容易使喚。當時工人對於我的農事助手，發生惡感，因此竟鬧了一局要罷工的把戲。

我早就聽到他們不滿意那助手王先生，也不滿意總工頭。總工頭也姓王，是助手的本家。王先生是很能幹的一個大學畢業生，不過很不能自己下地去以身作則（這是農業大學生的通常毛病罷。）他也不知道怎麼去體恤工人，不會表現心裏的好意，所以工人祇覺得他很苛刻，其實他倒還有良心。不過工人已經摸着我的脾氣，非迫不得已，不大敢動。

有一天，一個「滿洲國」的團長來拜訪我，（他是很有反正的意思的，）帶了十幾個人。我們在裏頭談天，王先生便出去叫人給餵那十幾匹馬。不到十分鐘，剛巧我有事走到後院，但見擠滿了工人，我的幾個衛士正在拉住老王。工人一見我，撲通的都跪下了，頂頭一個姓李的，便哭着告訴我說：王先生要打他。當時我正是有客，而他們反鬧這一套，心中實在生氣。不過事情既然發

生急了會生變故的。況且種地正當需人的時候，他們才敢把一年的苦處出一出。我捺下了一身的火，給他們講了幾句話。牠們都要告假回家，我一字也不提。我說，今天正有客人，他們的舉動很給我丟臉。凡事總有個下落，我叫他們下午照常工作，明天上午下了工，我得把這事情問個明白。我走回客廳，工人也便散了。我見着客人怪臉紅的。

那天晚上客人走了，我便叫姓李的工人來，罵了幾句又安慰了幾句。我告訴他，一個人有冤，一個人來告；倘使以後再發生結團取鬧，爲頭的得關起來吊打。姓李的本來是一個極好的人，所以一說之後，他也就明白了，很感激的出去。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齊集了一起的工人，先把他們好罵了一頓，然後問他們誰有怨的，回頭向我來告。同時我也讓他們知道，助手王先生並不是壞人，不許他們向我告他。因爲換人是我的權柄，我決不能受人家的要挾，開了端以後不好辦事。晚上我又叫了幾個工頭問一問，從此他們也都安心做事。

這個時候，莊稼都已長得很好，從炮樓向四圍一望，幾十方里一隴一隴的碧綠，我真感到

「油然而生」的「油」字，形容得實在是妙。莊稼跟着小山岡慢慢的起伏，真好像綠海的波濤。我有時騎着馬跑到遠處山頭上，望着我的兩個村子，四方的城圈嵌在綠海裏，外邊便是深青無際的草原，連一顆樹也沒有。兩個村子真像兩隻大海船，我騎在馬上很舒服的抽枝烟捲，自己微微的得意。

在美國的時候，講到農事，我祇喜歡放牧，不喜歡種地，大概是在耘草機的座上多吃了泥土的緣故，而且是爲人作嫁，總不會十分高興的。今天我可對於豆子，高粱，以至於一切莊稼，都發生興趣。每天我看着他們默默的生長，發芽，開花，心裏真是喜歡。

當時四圍鬧着鬍子，王先生因爲他的太太從「九一八」以後，就住在我們的村裏。那一天鬍子要來「搶窰」，我是不敢說一定的。反正來了就得打。所以他想把太太趁早送回家鄉，因是一過夏天，鬍子是越聚越多的人，多了許也得來同我們開玩笑。我讓他告了假，送太太出去。

那兒知道，三年的旱，今年却時常有雨。在起初，兩三天下一場，到後來一場下着兩三天。村裏的屋子都是泥房，屋頂便漏起來。這樣下了兩個星期，便是無屋不漏了。有一次大雨了三天，我看

着各處坑上都滿了水，地下的水也浸到房子裏來。我早叫他們預備了蘆蓆，於是指揮工人把屋頂蓋上。有一個工頭想要討好，趕緊來蓋我的屋子。當下我告訴他先把工人的屋子收拾好，然後再顧到職員。因為工人的大坑，一坑睡着八個人，況且他們的被服是很簡單的，買力氣的人受不得涼，涼了就得生各種病。至於我的屋子，可以隨便把被舖移動，是的，我那一晚上，搬了三次舖蓋。

一個禮拜雨蘇蘇的不停，誰也不能出去做工，我心裏真是煩惱。讀者，你們要知道鬍子平常是在荒地上打夜盤的，到雨急了他們得找安身之處，所以在這種時候，更得小心防範。衛士們歇息的時候得不到好好的安眠，精神便差了許多。

一天的早晨，二村有人來報告，說洮兒河水汎濫了，大水從山谷裏直奔我們的村子。菜園的工頭也來了，說菜園快淹沒了。我一面立刻叫備馬，一面穿上馬靴先往二村跑，一面又吩咐工頭們預備鉄鏟，用馬套上洋犁，以便分開水勞，暫時做些大禹治水的工作。奇怪，我們的地並不低，高原上沙漠裏有時也會泛濫。工人都說這是蛟水，我說這是老天爺要多給我開荒的經驗，因為當時我正替別人計劃着嫩江邊上一個農場，我很想把村子蓋在嫩江旁邊，三面圍着水，可以免去

許多鬍子的危險，却不曾仔細想到大水好了，這個誤解，同大水一起去了。

我匆忙的出了一村，望二村跑。還不到半里地，脚下的水已竟有一尺多高，水浪一層一層的來，吐着白沫真像海潮。不一時把我的大豆都冲倒了。我知道二村比較一村高些，守村的人是一個可靠的衛兵領着，所以我就往回走。可巧馬夫也騎着馬帶了我的馬「小火車頭」來接我，我就趕緊回到一村。叫村裏的人立刻把裝糧的口袋盛起沙來，把村子的南北門堵住，許多工人把壕溝往東掘出去，因為水是從西面來的，我得讓他往東面的低處發洩，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村子。最後，洋犁也套好了，從城壕的東溝開了幾條一尺深二尺寬的小溝，一面開着一面就滿了水。

我當時站在城牆之上，拿着望遠鏡看西方的水究竟還有多高，一面又看壕裏的水很快很快的溢滿了，心裏倒也痛快；這壕溝一年多向來是有名無實的，今天可真做了護城河了，可是別再漲起來毀壞我的城牆呵！

一時的洶湧過去了，遍地是水便也不覺得他的潮勢，我東跑西跑的指揮着他們，馬靴上有一些小縫，兩腿灌滿了水好不難走；不過許多工人豈不更苦，他們祇有一雙鞋襪，浸溼了到那

裏去烤乾。

可恨下午又下了雨，再加上一點西風，屋子裏又濕又冷，叫人難過。廚房好容易生着了火，吃過晚飯我靜靜底躺着，反正睡覺到天明是沒有的事，我因為要查夜，因為有幾個衛士常常逛佃戶家的女人——「闖門子」，所以我那一時高興就起來查他們一查，他們是不敢太妄爲了，佃戶也安靜了好多，可是我總覺得睡不夠。

那天我躺到十一點鐘，房裏房外一片的黑暗，我的思潮同外邊的水聲一同澎湃，我想到美國剛來了兩封信，她又跑到「卡資克而」(Catskill)山裏消夏去了，我想着她開那大 Cord 車的形態，黛髮被風抖得往後直顫，不住的五十英里六十英里少年的狂浪，嘴邊的笑渦，亦許還抽着一枝烟捲罷！我又想起了北平新認識的一個朋友，得，我現在不必提她，她是東方人，我不能懂中國女子的心理（除了純粹的日本女子的心理倒還容易了解！）我總覺得同她們來往不是同人來往，却是同孔家店的潛勢力辦交涉。我胡思亂想到十二分的時候，外邊忽然哄哄的幾響。譚衛士便來敲我的門，他報告城牆被風雨吹倒了好幾處，却並不是浸倒的！

我們的村子，打樣的人是一個開墾的先進，造村子的也經他手僱用。木匠是清華園去的一位，城牆是三畝堂農場去的一位蓋的。(註)他們化了三萬多塊錢蓋兩個村子，這木匠和泥匠却大賺其錢，整整的偷了三分之一。打樣的那一位專家，他雖然有許多地方對不起我，可是平心而論，卻不是那樣的貪污，不過用人不當，被他們矇蔽，才叫我吃今天的苦。後來我告訴了他這件事，他還說是監工的沒有盡職，可是監工的也是他的人才，木匠和監工通同作弊，他又何曾想到！

(註)清華園便是清華大學那個大花園，三畝堂是從前張學良上將軍在東北的墾區，由我所講這位先進經理的。

當時雨還不住的下，我的意思是沒有多大緊要，而衛士們因為前幾天當地鬍子太多，便都自告奮勇的整夜巡邏。我把姓胡的助手叫來了，一夜忙着點檢村裏存着多少鋤頭，鐵鎚，二齒，三叉，札刀之類，把工人佃戶一批一批的分配，預備一清早便築新牆。同時我也下一道命令，新牆沒有脩好以前，無論何人不許離開村子，到村子裏來的人，也得幫着脩牆，五毛錢一天。誰敢到外面傳說我村子的牆倒了，以通鬍子定罪，就是沒有命。

從此兩個禮拜，每次下雨便有牆倒，反正隨倒隨脩，幸虧那一晚上把諸事都弄妥了，脩起來

便很有秩序，我一切都交給胡助手去辦理，他也能頭緒很清楚的照着規矩走。所以牆雖然倒得快，每天總不過留兩三個口子，晚上便多添兩三個衛士。而且新脩的牆是非常堅固，我是預備他十年不倒的。

這牆不過蓋好了一年，爲什麼經不起雨呢？原來八尺高的牆，底下六尺寬，上邊兩尺寬；不過因爲是包工，因爲是通同作弊，外邊六七寸是泥和着穀草，而中間三尺多儘是散沙，所以外面被水浸透了，便沿着沙半垛半垛的牆往下淌；這一層我又長了經驗，可是打樣的那一位何曾想到？泥水工頭更是豈有此理，多賺些錢，幾乎要把村子送掉。

村裏的房屋，更是沒有墊高些，七八寸深的水沒淹了坑，火也燒不着；炕上還受着屋漏。這些無爲的痛苦，都不是佃戶和工人應該受的！有幾所房子後來倒了，幸虧人都早早的搬開；我派了兩個懂得泥水生活的工頭，專門天天看着那間屋子危險，便強迫着搬移。至於村內向來沒有水溝，所以積水竟沒得到二尺高低。最可笑的，是兩個城門，也得用木頭支撐起來。

還好，二村的牆沒有倒得那麼多。至於莊稼呢，被水淹了五方里多的豆子和玉米，過了半個

月，我去檢察的時候水還是一尺多深，水裏也有小魚。至於水來的那一天，城濠裏還發現了一口死小豕，幾隻死鷄，幸虧沒有淹死小孩子。老實講一聲，中國人的臨事慌張，沒有淹死人不過是靠運氣！

六 講到「在東省的」勇義軍

這一次的大水，淹了北滿許多地方，松花江流域幾乎完全成了澤國，鐵路橋樑也都衝毀了，從洮安到索倫山去的火車早不通了，長春哈爾濱的交通也阻梗了，簡單的講，北滿各處，幾乎每幾十里的路程都得洩幾次水。

我農場上村子裏一切應用的物品，從大米到紙烟，平時都得從三四百里地以外運來。我們一天一天盼望水退，可是洮兒河的上游還在不住下雨，一連兩個月，我便祇得用土豆充饑了。幸虧我第一次到地段的時候，那時路上鬍匪並不十分猖獗，所以我在未去哈爾濱以前，便叫他們把城裏存下的幾百担高粱運到村裏去，因為村裏的人太多了，恐怕新糧接不上吃用。而且我當時運糧還另有一個目的。三百担糧能維持好幾千人一月的用途，我預備給有血性的人接濟。誰知道高原上會大水泛濫？誰料到這幾百担糧救了好多人命？當時百餘里以內的大小村子，都沒

有存糧的，於是我本着人道主義，把多餘的糧放給他們用。可是交通斷絕了三個月，我自己村裏的糧食到後來也怕接不上氣，到末了大家都得煮玉米吃，做蕎麥麵。

這一次漫天的大水，還叫人痛快。爲什麼呢？東省的西北部交通的阻隔，便是義勇軍活躍的好機會。日本的鐵甲汽車，過山砲，飛機，步兵，全沒有用。況且日本在滿州的騎兵是非但不夠分配，他們的程度，要是沒有聯絡的掩護，是不能同義勇軍或鬍匪比較的。所以那幾個月之內日本除了保護鐵道沿線以外，真是別無良策，而遍地的義勇軍便一蠱蜂的起來了。

講到「關外的」義勇軍，倒還可以使人佩服。同時我也得聲明，除了像馬占山將軍，王德林，幾個大隊以外，義勇軍的組織是越大越糟。第一，他們簡直可以說並沒有正式的組織。第二，許多大幫的領袖是別有心腸。第三，在北平有代表的那一些更是互相淘氣。大凡中國人起手做一件事，倒還靠着五分鐘天真的熱心，可是越到後來，他們的目的便越被各種「豕油」矇住了！北平城外的胡同不知銷去多少的銀子，中國傳統下來的「趁火打劫」是十二分的免不了！

但是在東省真正同日人搗亂的義勇軍，大部份卻不是這幾萬幾萬人靠着在關內收受接

濟的隊伍。最有效的是迫於義忿而集合的小團體，幾十人，幾百人，星旗列佈的到處都是。他們今天撤一段鐵路，明天燒一個車站，乘虛佔一個城市，真弄得日本不亦樂乎，因為他們人數並不多，所以行動就快。因為日本的一切科學武器被水和爛泥阻着了，他們的馬蹄便到處橫行。因為是小團體，日本卻算不來出大兵攻打，於是便責成滿州軍隊去剿。滿州軍隊可也就「趁火打劫」了。今天問日本要子彈，明天問日本要給養。他們開拔到同義勇軍相距不遠的地方，便派代表，送子彈，放朝天槍，回去繳差。有時滿州隊伍，一開出監視區域，還給你來一個「反正」。

至於「滿州國」的軍隊，他們可以分做兩種，卻沒有一個人真想替「滿州國」出力的，對於日本更不用講了。他們是那兩種呢？一種是不死不活，拿當兵做吃飯的階級，根本是不願意去打任何方面的。所以這一類的兵士，除了就地駐紮，迫着商店農民「包餃子吃」以外，要他去打鬍子，打義勇軍，他們的公式是開出去——同對方妥協——開回來，再抽大烟吃餃子。還有一種滿州隊伍卻不同了，他們是以前曾經張氏父子稍為編製過的，還帶着幾分相機報恩的心理。所以一有機會，便逃的逃，反正的反正。他們是因為被環境迫着，平時不能亂動，而所等待的時機，就

是關內出兵，好去響應。這種不肯自動的心理，也是中國的傳統心理。同時這二種滿州隊伍，卻同樣的怕日本監視。日本受了一些教訓以後，無論是剿三個鬍子或三千義勇軍，派滿州軍隊行動的時候，便總叫一些日本監視他們的。

至於滿州的軍官呢？也不外存着上面講的兩種心理。去年他們等關內出兵真是等得眼花了！日本人利用着身家財產的觀念，處處來籠絡他們，壓迫他們，關內的錯置又實在使他們失望，所以他們對於日本的俯首帖耳也越來越凶。以前，幾乎沒有一個滿州的上級軍官不同關內通聲氣的，現在卻不得而知了。

現在國民對於關外義勇軍的信仰，似乎已經一落千丈。不過大家要知道義勇軍是長期抵抗裏最重要的一份子。我們對於義勇軍的信仰，爲什麼一下子把他捧上天去，一下子又不睬他？這是因爲我們對於他沒有真正的認識，不能知道他實在的效用。報紙上今天講義軍佔領某地，大家就樂得放炮仗；明天說義軍被解散了，又氣得不吃飯；這完全是意氣用事，沒有道理。我們應該了解義勇軍的能力和他能做到的目的。從這兩點我們才可以發生對他行動的一種正確希

望，而不致於空空的歡喜和悲哀

你要希望義勇軍來收回東三省，打倒日本，那是乾脆做夢。千千萬萬的正式隊伍還把東三省雙手讓了，把熱河丟了，你卻要烏合又而烏合的一般團體去「善後」？這種錯誤的觀念便引得不認識義勇軍的能力。義勇軍最漂亮的一個口號是「替天行道」。義勇軍的實際工作，是在當地同日本搗亂。

那麼義勇軍如何可以做長期抵抗的有用分子呢？就在搗亂，在東三省各處同日本搗亂。「用武力收復失地」這個口號，要是有實現的那一天，恐怕也得像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再等五十年」。武力收回失地既然是將來的希望，我們現在得想別種的對策，卻不可因此而灰心放棄。武力既然辦不到，我們便想到經濟方面。同時日本今天雖然佔據了東三省，她談不到開發東北的富源。好比如兩條狗搶一塊肉，這一條狗雖然搶到了肉，祇要那一條狗死命的就近監視着，他到東便跟到東，到西便跟到西，這塊肉到爛了也不得好好的吞下去的。這種的不放手便是英國出名的狗主意（Bull-dog policy）而我們現在卻用得着。

日本既然不能開發東北，而軍費卻越來越大，所以她無論如何，這一筆開銷總得對付。開發東北的次一步，就是盡量的吸收東北已經有的富源了。東三省現在已經開發的富源，鑛產還在少數。最要緊的一種東西還是糧食和木料。而義勇軍的用處可就在這裡了。糧食的出產，並非一天兩天的，也並非專靠一地兩地的，所以這種日本人不能保護如意的事情，我們正可乘機而入。燒，搶，破壞，使東三省的糧食出產減少，運輸困難，糧價往上漲，日金往下跌，便是義勇軍工作的第一步。

靠着土地的出產品，是不能集中在城市附近去生產的，因此出產糧物的地方，日本決不能一年到頭有充分的保護，雖然我們提到打村劫舍似乎有背人道，然而這卻是義勇軍能得力的地方。倘使能夠把北滿的產麥區，和南滿的大豆高粱產地，弄他一個稀糟，對於日本本國的民食上都能發生問題的。去年因為朝鮮大熟，所以日本的食糧沒有生多少問題，倘使義勇軍能不斷的阻礙生產，四五年之後雖然不能致日本於死命，也能請他叫苦連天了。

農民既然不能生產，他們也得走險。他們的村子燒了要不跟着去是不行的，不當義軍也得

當鬍子，被人搶了得搶人家的，於是幾十幾百的團體越來越多，東三省的治安也越弄越糟。日本的軍費也越出越多，他侵略的雄心便不能如願的往外推廣。這便是義勇軍第二步的工作。

日本也早料到這件事情的可怕，所以去年便有農民自衛團的組織。不過因為對於中國的農民還不肯信任，不敢信任，這種組織的實力很是薄弱。但是讓他過四五年卻就不同了，那時義勇軍便要失其效用。

義勇軍的能力既然限於擾亂日本在東省的後方措置，我們便應該劃出一種範圍，給他們一定需要的幫助，和一定需要的組織。這一種的工作，歷史上並非沒有，遠之如非洲的「薄阿戰事」(Boer war)，近來法國在摩洛哥(Morocco)也吃了不小的虧。他們也是靠着天然的地理，人自爲戰的抵抗科學化的侵略。這種「游擊」(guerrilla warfare)可說是最合宜於東省，也最合宜於義勇軍的。在關外的義軍也未嘗不富有這種精神和經驗，缺少的就是領袖和接濟罷了。

所以你聽了東省還有幾萬幾萬成羣的大隊義勇軍，你不必空喜歡。因為他們的團結不久

就會被日本打散的。義勇軍最合式的人數，是幾百人編成的隊伍，在北滿的高原或南滿的山裏能夠迅速的進退。我們既然不希望他去打倒日本的武力，就不用集合着幾萬人去作無謂的對抗。我們知道他的能力是在搗亂，那麼最好是幾百幾百人的小組織，能夠佈滿在東省的各地，使得有限的日兵奔馳得沒有休息。

到現在再講接濟在東省的義勇軍，是很可笑而同時也很困難的問題了。熱河的失守，使得東省的義軍孤立無援。不過義勇軍究竟要什麼接濟呢？老實講一句話，義勇軍的衣食住是自己會想辦法的，要接濟的便是武器，就是現在熱河快被封鎖了，武器還是有方法購備的。從我看起來，關外真正作戰的義勇軍，最需要的接濟卻是領袖人才，有軍事學識，不怕死的青年領袖。

義軍的作戰方略既然在於後方的擾亂，倘使他們一旦退出了東省，便是失了他們的效用。有許多大隊的人馬，他們並不把大團體分散開來，隱藏到東省許多可以隱藏的地方去再整旗鼓，實在是可以痛心的一件事。從東省跑出來的義軍，如果不能再補充，改編，再設法跑進東省去，那就不能再用他們的舊名目了，這一類的隊伍，是很應該設法遣散的，雖然以前他們也許有很

多的功勞，一退出來，對於軍事上會變成累贅的。

總之，義勇軍的效用是依然存在，馬將軍的光榮也不可埋沒。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來給當局提議一個有具體的辦法，來重新組織東北的義勇軍，使他們能永遠在滿州站定了脚步，做他們的工作，這真是長期抵抗裏少不了的一分子。

我還能想起去年東省的義勇軍！我還能想起去年哈爾濱許多有血性青年的活躍。那時，哈埠去投馬將軍的人真是不少，而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義不同的許多青年，國民黨，共產黨，和好些剛從德國回來的「第三黨」員，都磨拳擦掌的站在一條線上，替國家爭口氣。而今，我無聊的在北平看把戲，想再找一條正當的出路，卻不知道那些朋友，那些有勇氣，有血性的青年，正不知幾個人的熱血已經洒在冰天雪地，更不曉得幾個人還保留着那壯烈的雄心！

同時我不能不舉出在東省最有忠忠而最有秩序的一種組織，他去年也站在抗日的線上，這就是「紅槍會」了。「紅槍會」是從內地流傳到東省去的。起初不過是莊家人練着他來保護村子，因為鬍子是怕「紅槍會」的。「九一八」以後，他們便起來抗日。他們的條律是最嚴了，

奸淫擄掠是一概不許的，犯了便有生命的危險。雖然這種迷信是可笑，他們臨事直上的勇氣可真大。這便是農民的一片愚忠了，犧牲的人數也真不少！

七 蒙古人

因爲大水阻隔了交通，我便不能到城裏的辦公處去，一切信件都得派專差遞送，而信件的內容時常又十分緊要，所以專差還須得用很可靠的人。當時沿着旱路和鐵道走，要經過好幾條大河，雖然有些四不像的擺渡，卻常常淹死人。從公司到地段，來去總得十天，於是我挑選了牛工頭和梁工頭去跑腿，他們真是不辭勞苦的來往，梁工頭還好幾次被水沖得半死。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惟有拜訪鄰居了。除了近處幾十里地的幾家以前東省官僚的窩堡以外，四面都是些蒙古。我村子的直北是一個王爺府，正南是一個佛爺喇嘛的廟，西南又是一個王爺，正西還有幾位公爺。西邊再走遠些，便是完全蒙古式的幾個大家庭了，他們住着蒙古包，一家平均有一百多人口。

我那四鄰的蒙古貴族，「一九一八」以後便受着日人的勾結。但是卻並不都向日本人。他們

在十多年以前，曾經造反過一次，結果被吳俊陞打得一塌糊塗，所以就在如今，熱河同察哈爾北部的蒙古，他們知道宣統皇帝，不知道三民主義；知道張作霖，吳大舌頭（吳俊陞），張大麻子（張海鵬），而不知道黨國的要人。因為從前反叛便吃了蠻子（漢人）的虧，所以深怕今天隨和了日本，將來又要吃蠻子的苦。

同時當地的漢人也十分害怕，因為在上次蒙變的時候，蒙人殺戮的方法是很殘酷的。這一次受了日本的作祟，久被壓迫被欺騙的游牧民族未嘗不蠢蠢思動。於是漢蒙雜處的地方，除了鬍匪，義勇軍之外，又加了種族間異視的不安心。

當地蒙人最有權的，就是那佛爺喇嘛了。這一位三十多歲的蒙古領袖，卻很有見地的。他表面上不管政治，不作左右袒，而其實心裏是很不滿意於日本。何以見得呢？日本人幾次三番的送他武器，機關槍，迫擊砲，他卻一概不收。到後來日本沒有法子了，說無論如何，你總得最少受我兩枝大槍，幾千子彈。而他，竟有這樣大的勇氣，還是永遠的推卻。

其次那兩個王爺，可不同了。北方那一個，因為以前同中國的官吏迫着氣，他是最幫日本，日

本也最信任他。日本接濟他許多的武器，換去了不少的馬匹。南邊那一個王府呢？是比較的灰色，而日本送他東西是受的。受了卻很不會使喚。好容易找到了人放機關槍，（四挺機關槍不到兩萬子彈。）卻始終找不到了人放迫擊小鋼砲。好在我的工人裏頭，有許多是以前東北的砲兵。於是有一次我送了他兩名砲手，他真是喜歡極了。同時他卻害怕起來，因為不知道我村子裏藏着多少利器，敢於隨便把砲手給人用。

三四個公爺裏，除了一個以外，都與中國表同情的，而例外那一個卻是大混蛋。他以前把自己的地皮賣掉了，還連帶偷賣着鄰近旁人的地皮。他真替日本作俚，日本兵也不斷的運東西到他那兒去。到後來他引誘得幾個公爺都到長春開會議去了，將最袒護中國的兩個公爺害死！

總而言之，這一批蒙古貴族是沒有自動能力的，也最不願意自動，那一方面強盛，就隨順着那一方面。這當然是一個孱弱民族沒有辦法的辦法，風雨飄搖的中國又何嘗不利用均勢呢？以他們爲着要自存，不得不跟起有力者走路，我們應該可憐他們，而不必加分的責備，最好我們責備自己罷！

日本送了他們槍枝，決不是白送的，她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因為當時靠東的義勇軍太多了，讓他們有充分的自衛，不致於挺而走險。一個，是預備在最近的將來，叫他們做攻熱的先鋒。

至於蒙古的平民，卻是天真爛漫的無所謂。他們除了游牧打獵而外，就知道服從王爺和公爺。每一個蒙古住戶，有當兵的義務，每一家有一顆槍，有事的時候，至少得出一個人，一匹馬，聽候王爺的命令，真是萬死不辭。他從來不管什麼蠻子，日本，祇要王爺叫他往東，他是決不往西的。所以要支使蒙古，你祇要聯絡好了那傳統的幾個頭子，底下是毫無問題；而那些頭子，大半都是腦筋簡單得像平方的豆腐，最容易利誘的。

在邊荒的發展，尤其是國防方面，我們應該很明白的了解蒙古人的習俗，脾氣，和嗜好，才容易着手進行。中國從革命以來，一直講了幾十年的五族共和了。然而回變藏犯，蒙匪是向來不會斷過。何以呢？民族間的不和是有很深歷史色彩的，決不能一朝使得他們溶化。民族間個人的來往大半是帶些利害的衝奪，那是免不了的。當局的人，使恩威並用的方法來鎮壓，是治標的辦法；利用他們的天性和習俗去教導，是治本的要素。那麼「懂得」一個民族才能治理一個民族，是

一定的了。

我所講的蒙古人民，並非純粹外蒙的老蒙古了，他們是外旗和內旗蒙古，同漢人的接觸比較已經很多了，因此便帶着幾分同化。但是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習慣，總同漢人格不相入的，所以這幾分同化並非樂觀的事情，他們第一件學得的，便是漢人的奸刁。這也不足為奇，與中西文化不過是大小的比例；現在中國青年學得的西洋文化，大半還不是吃大菜，狐狸跳，電影式的西裝和哼哼調？

但是統計起來，蒙人總是老實的多，刁奸的少。荒漠幾十里路不見人家的大平原，你隨便到那一個蒙古包是總受着接待的，這是一種最使人感覺得的同情表現了，一盃濃濃的磚茶，浮些牛油，加一把炒米，蒙古主人坐在蒙古包的一角吸着旱烟，微微的笑着看你。主人的太太殷勤招待你，不住的一盃一盃茶儘你喝，真叫你感到人類的接近，人類的天真，使得大自然同人分不開去。

從蒙古包裏你看着遠處的青山，牛羊成羣的自由移動，近處的狗和馬也靜靜的從容來往，

再看包內人們的舉動，覺得天是那麼長，地是那麼久，世界好像包含着率性的滿足，永遠不用相爭。人類便似一縷縷的輕烟，他的成形，他的顛蕩，他的散沒，總受着宇宙的吸引。

蒙古人的天真能到這般地步。你同你的朋友去拜訪一家蒙古人。你是早同他們相熟的了，而你的朋友卻是一位生客。留你們吃飯的時候，你面前擺着烤羊肉，奶油，一切好吃的東西，你的朋友面前也許祇有一盤炒米，一把食鹽。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你的朋友或者提起他同當地的公爺是把兄弟，立刻，主人會把他面前的炒米拿開，換上酒肉來！

至於他們男女之間，更沒有禮教的縛束，祇要兩性相悅，或者兩性相求，那就夠了。他們要娶媳婦，卻不見得容易，因為媳婦是得用錢貨來換的。平常人家，十頭大牛是算市價了。娶親的前幾天，新郎便到處去借蒙古包，一排搭起十來個。於是他通知了親友，都來道喜，請帖並非信封裏裹一張紙，卻是附帶着一件好像小孩玩的偶娃穿的紅衣裳。到了吉期，親友們便都來了，有騎着馬的，有走着的；各人可都帶着禮物，有的是幾瓶酒，幾丈布，或者是一大匣烟捲，甚至於一包洋火。禮物是不拘多少，一齊領謝的。於是你便到一個蒙古包裏喝茶，新人的女親戚來招待你，不久新人

也來道謝了，大家對跪着叩一個頭。晚上人也到齊了，喜筵也就開始，殺翻的羊整個的抬在中間，一人一把刀子揀自己愛吃的地方割，割下來揀着包裹的大火烤，烤好了和些食鹽往嘴裏送。不斷的白乾酒輪流的喝，女人們也便咕嚕咕嚕的唱起來，一直到日落西山，大家酩酊大醉，方才各自散去。我所最愛吃的東西，恐怕要算烤羊肝了，血淋淋的一塊一塊穿在小樹枝子上，一面烤着一面吃，真是別有風味。是的，倘使我在漠北住上幾年，說不定要化幾十條肥牛娶一個漂亮的蒙古老婆，可是第一件事，得化錢買一個大澡盆，迫她連浸三四天，用上七八塊「力士」香皂，不過漠北那兒有這許多水呢？

我們老以爲蒙古人已經受了喇嘛教的影響，弱得手無縛雞之力了。其實倒不盡然。喇嘛教是有害的，蒙人是迷信喇嘛的，可是這種毒大部分是灌輸在智識方面，蒙人的騎馬打鎗還有些特長。他們卻並不喜歡害人，精力大半是消耗在放牧，打獵，和喝酒上。有的時候被迫着發起氣來，可真是不貶眼的魔君。

蒙古王公喇嘛的政治是腐敗極了，但是因爲游牧，因爲地面遼闊，因爲蒙人怕官府，所以很

少去打官司的，要打起官司來，總是原告被告兩敗俱傷，而管事的「印軍」(註)大發其財。蒙人是最守傳統下來的公益條律了，平時便好像沒有官衙一般。

(註) 印軍是蒙古一種官職，好似國民政府的參事或祕書。

他們的游牧是天性，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是被經驗改良着。他們也知道牛羊是要吃些鹽的。他們也知道產小羊是應當給一些保護的。擠牛奶，剪羊毛，都是女人的工作。膾肉酪漿也並不難吃。可是因為沒有科學智識，畜種是不十分良好，瘟疫也常常發生的。

他們蒙古包的四面便是天然的大牧場，也不愁牛羣馬羣的被盜，男女都自由自在過天然日子，一到日落的時候，你總看見些蒙古大姑娘，小孩子，繞着蒙古包一壁走，一壁拉着喉嚨唱，唱些大沙漠的過去。兩根絃的胡琴拉着高亢的單調，引着他們莫明其妙的唱出些成吉思汗，蒙古的英雄好漢，甚至於劉關張，楊四郎，和一些情歌俚曲，說大鼓書一般的動人。當然這都是用耳朵同嘴相傳了好幾百年的古事，中間一代一代也不知經過多少的訛傳和竄改，但是我喜歡聽，我還常叫人翻譯出意義來。

這種天真爛漫的民族，已經完全失去了侵略的雄心，倘然沒有外界的接觸，他們真可以不知識不知的同天地長久。可是蒙古的瀚海被漢人的大洋衝擊着，兩個民族相遇的地方便激起了污濁的白沫，永遠沒有停止的搏擊起來。

我現在得講一講邊疆上的漢人。許多山東去的農夫和工人，他們老實的地方同蒙古差不多，就是比較起來喜歡佔些小便宜罷了。可是做小買賣的商人，卻都使盡了刁奸欺詐，用十二分不正當的手腕來騙蒙古人的財貨。當然，在邊疆上要自立，沒有硬勁兒便得使刁，拿一文博一百。於是買蒙古羊毛的時候，一斤會變做四十八兩。蒙古人來買酒的時候，先把好的給他嘗，而帶回去的瓶子裏，卻是半斤白乾半斤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倘使商人大家議定了四十八兩做一斤，那麼蒙古人也始終不會計較的，但是自己還要爭買賣，你四十八兩我偏四十二兩。於是老實的蒙古腦中起着反感，說四十八兩是欺騙。一件事是自己這樣來戳穿，此外九十九件也自己來弄糟，從此信用掃地。蒙古人老不肯放心了。蒙古人的心地是又老實，又固執，一次不相信你以後便再不相信你。

察哈爾的東北有一個地方叫做烏珠穆沁旗，是出名的產好馬區域，同時也出石鹽，東省西北一帶的鹽都是從他那兒供給的。那兒的蒙古是又富饒，又老實，好比世外桃源。上那兒販鹽的商人，大半都是蒙古，間或有些耐苦的漢人，從來相安無事。有一次，一個山東商人因為沒有帶夠錢，便想向蒙古賒些鹽。那蒙古非但立刻答應了，還借給他一些銀子，告訴他明年來還好了。這個商人是守信的，到明年真就還個清楚。可是這件事情，卻被一個東省本地的人知道了。他也到烏珠穆沁去，第一年結識了那個蒙古，第二年去的時候，便向他借了二千兩銀子，回來之後，便花天酒地起來，第三年再也不去了！讀者，這可以見得某部人民的混蛋，也可以指出漢蒙為什麼不和。這還是一個平民做出來的事情，軍隊和官廳是更進一步！

因為如此，蒙古便挺而走險了。你往往可以遇着平時很和氣的蒙古人，同他吃了三盃酒之後，他會告訴你，蠻子是怎樣的可惡，怎樣的可恨，總有那一天，他們能把蠻子一起趕出去，一起殺盡的。讀者，如今豈不快要到這個地步了麼？

八 塞上的中秋

要說中秋節的月亮是讓人排着瓜果賞的，有時她也靜靜的看見人類的摧殘和流血。

去年中秋我伴着一個朋友在美洲的落機山巔黃石公園盤桓。今年中秋我帶着四百多人在遼甯同內蒙交界的地方，守着兩個村子，我們用的年號還是中華民國。讀者，這是「九一八」快交週年的時候呵，我讓你們想像我的環境。

今年的中秋節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因為那幾天我遇着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現在我把他們寫下來，也叫關裏的人知道東北農民和商民在被壓迫下的苦處，同義勇軍的活躍。

*

*

*

*

我的兩個村子相距五里遠，周圍三百方里荒地便是屯墾的試驗場，這地靠着與安嶺同洮兒河，四圍都是內蒙的王爺府和公爺府。我們到最近的火車站，要起一百八十里的旱路。

村子裏是幾個大學畢業的同事，幾十個衛兵，此外便是工頭，種地的工人，同開荒的地戶。

因為這兩個村子雖然成立不到兩年，「九一八」以後倒還沒有放棄，也沒有投降「偽國」，所以外邊說我們有迫擊炮，有機關槍，有手榴彈，講到我們的衛兵也是能騎劣馬，打槍百發百中，好不威風。可是實際上呢，我們祇有幾十枝七九槍，和些匣子炮，手槍，同老式的火器，統計還不得一百支。不過因為人心齊全，內容不露，所以外人也不敢輕於來嘗試「搶奪」，我們也不愁幾百個鬍子。

舊歷七月中旬，靠近熱河的城鎮都發現了義勇軍；突泉，通遼，瞻榆也幾次攻破。沿着洮昂鐵路一帶，城裏滿是便衣隊，但是他們很少武器，也沒有給養，他們的責任是宣傳。這些地方都是我村子東邊南邊的出路，所以消息一到，全村就起些恐慌。但是我的衛兵都是很靠得住，我在那裏坐着不動，也就沒有亂子。至於我的生活呢，面上是好整以暇，還叫他們好好的種地，自己每天單獨的騎騎馬，把闔村的人心穩住。其實我心裏也常常發悶，天天的探報很少好消息，除了我一個最親信的助手和一個衛隊長以外，旁人竟沒有可以給他們知道的事情。我的主張就是一方

面不讓他們閒着，白天做工，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一方面不許他們散佈謠言，誰造謠就重重的罰。反正，除非是真的義勇軍到了，我能給他相當的接濟；此外呢，不管是日本，是蒙古，是滿洲，或者是鬍子，我們都得幹他一陣。打得過最好；打不過我們就往興安嶺裏頭跑。

七月中旬我就接着報告，知道在陰歷八月一日，各地的便衣隊要有相當動作，「滿洲國」的軍隊也不見得穩。我想着一起事，交通就斷絕，我的工人大都還沒有棉衣，子彈也覺得缺乏，剛巧老等候着的一筆款子到了，於是派了一個姓牛的工頭，到附近三百里外城裏去辦貨。牛工頭是七月底出村子的，我給他一星期的期限。但是因為大水的緣故，他到八月十三才到家，幾乎送了命。

八月初一約定起事，是一件大笑話，我不會放在心上。爲什麼呢？約定了日子做祕密的事情，一定會落到間諜的耳朵裏。況且各處的情形不同，有的會被各種壓迫到提前起事，有的能因爲時機不熟而不起事。果然，在村子東邊二百多里地的一個城市，在七月三十早晨便被一千多義勇軍佔領了，那城裏有我們的辦公處，居然也高掛了青天白日旗。街上買大煙同白麵的日本浪

人和幾位日本商人，也痛痛快快的槍斃了。義勇軍一進街，便忙着做青布的條子，一個一個的掛在手臂上。縣署，財政局也攻破了，能跑的也跑了，該殺的也殺了。公安隊，警察都反了正。但是在城裏的幾十個日本守備隊，因為佔着地勢，有迫擊炮同機關槍掩護，竟攻他不下。義勇軍進城太匆忙了，所以連鐵路也沒有拔去，電線也沒有割斷。早晨六點進城，十一點便吃飯。正在吃飯的時候，日本從南方開來了鐵甲車，於是城內的日本守備隊同城外的鐵甲車便向義勇軍集中地點開起砲來。這個時候，割電線拔鐵路已然是馬後砲。但是還有城牆可守，於是義勇軍便衣隊，反正的滿洲軍警，同天天想關內出兵的商民，都拿槍去守城，同日本對轟了一刻。後來看看支不住，除了商民而外，就都開着城門躲向鄉間去了。商民呢，又回舖子關上大門，把槍埋起來，再預備當滿洲的兵差，那天進城的一千多義勇軍，出城時在三倍以上。搶劫是不會有的，血氣是滿足的。不過公平的一句話，他們欠組織，欠軍事智識，武器也不够一打。這是現在一部份義軍的實情，他們所以能暫時存在，並不是他們有實力，卻因為他們的存在地並非用兵的要塞，也不是交通的樞紐，那麼他們的存在，與當地的商家農戶倒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於日本沒有多少妨害。

不過讀者要知道，我是最佩服真正義勇軍奮鬥精神的一份子。義軍偉大的事蹟，早已滿載在中國的報紙。我不過舉一件事情，請大家來改善這種缺點罷了。

從那七月三十破了城，我村子附近二百里以內，便有許多鬍子活躍，他們的成分，大半是一半蒙古人和一半中國人混着。時常也有義勇軍北上消息，馬占山將軍西進的前鋒，也到了我們附近。

陰歷八月初十我想預備給工人們過中秋節，派了姓侯的工頭帶人到村南九十里的鎮上辦菜，買月餅，燒酒，米麵等東西。侯工頭是河北人，極其老實可靠，但是膽子不太大。講起這鎮市，有三千多人口，但是沒有城郭，街心裏僅蓋了幾座土礮樓，平時有兩團滿洲鬍子兵駐在各商店裏頭，吃着喝着，還在附近種些大烟。五月底那些兵都開拔了，祇剩下一連人。只一連人，又因為同蒙古兵不和，便都拉出去當鬍子了。

要是從我的村子去這鎮上須得走一天。鎮上我們有一所聯號，是姓李的糧棧，姓李的是退伍的軍官，他店裏還住着一位姓魯的。魯君便是我的通訊員，從前也在吳玉帥手下當軍官的。

因爲又有消息說八月十五不穩，我在村子裏戒備得很嚴。八月十日那一夜，我親自查夜到十二點，我覺得困乏，就派我的衛隊長替我，我好躺一會。半個月以來，我睡覺是不分晝夜，那時有工夫就歇着。有事便起來。這晚上還沒躺到兩小時，忽然一枝電筒從窗外直照着我的床鋪，我一翻身起來，躲在暗裏，拿手鎗描着那電光來處。

原來是姓談的衛兵來回話，說侯工頭連夜的跑回來了。九十里外的村子，已被鬍子佔領了。我把他們叫進來，侯工頭蒼白的臉，手中拿着把鑷刀直發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我問他怎麼一回事。他說：「我下午二點鐘進了鎮，跑到振興北糧棧找魯先生。但見各商家往振興北運貨，預備藏起來。李掌櫃的擎着匣子砲在關門。魯先生匆忙的說，中秋是不用過了，你趕快回去送信，二千多鬍子同幾百紅槍會不久就要進街。是不是義勇軍，我再給通消息。我說我怎樣去回話？魯先生當時便寫了一張字。我立刻走出店門，看見成羣的人馬已竟從南邊山上過河了，鎗子也呼呼的亂響，我就向北奔跑，一直回來報信。還聽說牛工頭剛從城裏回來，趕着三輛大車的貨物，和子彈，有蒙古王爺的兵保護着，已到了王爺府裏。」

我一想這不糟了！邊疆上的勾當，喜歡趁風打劫，我這兒派出去的人，性命都有些危險。而且還有叫人眼紅的子彈？當時我也一聲不响，叫侯工頭去吃些飯，好好的歇着。

當下他們退出去，我才默默的抽一枝煙捲，想想該怎麼辦。抽完了紙煙，我打發人到廚房叫預備兩客飯，跨兩匹好馬，再自己輕輕的走到老鄧房裏，他是已經醒着。

我向來不願意叫人往冒險的地方走，總是叫他們自告奮勇。所以我就把一切情形同他講了。告訴他，我要一個人到王爺府打聽牛工頭的下落，亦許東西還能設法運回來。並且魯先生的性命也得研究一下；鎮上的鬍子同義勇軍的關係亦要證實。當下他就答應去了，我們還叫談衛士同去，因為談是我最赤心的人。

我陪着他們吃完飯，千萬丁寧着不要冒無謂的險。送他們出了村門。那時已是早晨三點鐘了，月光把遠處山頭照得通明，靜悄悄的狗也不叫，談衛士問我要了半枝沒有抽完的煙捲，我看他們穿着便衣，背起匣子上馬，得得的拚命去趕一百多里前程。呀的一聲，村門又關上了，我心裏好像送了兩個喪事！最親信的兩個人，去了！

老鄧是一個青年，二十四歲裏卻飽含着風霜滋味。他走出了馮庸大學，便在內蒙一帶飄流，不講騎馬打鎗，就他一口蒙古話也能幫我好多忙。他兩年來被政府同蒙古捉了三次，可是雄心依然存在，新近才被我拉過來做助手。這一次因為他同蒙古的交情，所以叫他去。至於談衛士呢，跟過郭松齡，打過馮玉祥，真是一馬當前的勇士。我最喜歡他騎馬的姿勢，他那靜默的魁梧真叫我佩服！

八月十二的早晨，談衛士回來了。那市鎮已竟完全為鬍子攻下，李掌櫃的是斃了，魯先生不知下落，匪人是拉出去的。張連長帶進來的，幾幫合伙來胡搶。什麼「天扛」呀。「何發財」呀。「王八頭」呀，都是些鬍子頭的名目。老鄧已經到鎮裏去打聽他們同義勇軍的關係。至於牛工頭同貨物子彈呢，王爺府說是已經送過河奔鎮裏去了。王爺府離鎮二十多里地，是初十上午走的，這是王府的回話！

這真是糟之又糟！或者王府的下人已竟結果了牛工頭，搶去東西。如果真的到鎮上去，那麼人命是留得住的！

我村子的西南五十多里地，有兩個公爺府。這兩位公爺是同情於中國的。我知道他們實力還不充足，深怕他們八月十五起事，自取滅亡。八月十二的下午，我好好的歇着幾點鐘。一到晚上十點鐘，我就叫背上四匹馬，同三個衛士踏着月色到那公府去，勸他們不要動，並且問鎮上的消息。公爺府的附近山頭上，都早下了守衛，人近的時候都放朝天槍——叫槍。我們好容易過了幾道口子，同公爺講了些話，到三點鐘便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到遠處許多的馬蹄聲，南方山後也上了一個一個的黑影。我們對他開着幾槍，就放開馬奔回村裏頭。五十幾里地的飛跑，把我的馬！「小火車頭，」跑壞了，也找不到人醫，便把他打死了。

八月十三的下午，我的心好像兩隻吊桶，儘拿着望遠鏡也不見山頭有老鄧和牛工頭的影蹤。好容易到五點鐘忽然見着幾輛大車在動。那前邊騎馬的居然於老鄧！老鄧回來了，我真是高興，可疑心這幾輛大車是那裏來的。

過了半點鐘，老鄧同我又在屋裏抽着煙捲。牛工頭忙着點買來的東西。老鄧的微笑叫我非常滿意。原來牛工頭真的往死裏闖，三大車東西到得鎮邊，就有遊擊的鬍子叫他往鎮裏送去，那

時鎮上還沒有挨戶搜檢，於是他把車趕到一家相識的人家，把子彈取下來埋在地底下，把車同貨物送在草堆裏。東西藏好了以後，他便上街去閒逛，看那成羣結隊的鬍匪幹些什麼。他走到振興北，振興北已竟成了鬍子大本營。可巧那裏頭有一個二頭子，同他有些相好，也曾受過我們的好處，居然招待起來。振興北院子後頭，一堆血漬裏躺着不閉眼的李掌櫃，那頭兒說：「因為李掌櫃的平時太刻薄些，況且人馬進了街，他還提着匣子胡打，打傷一個弟兄，打死一匹馬，所以就把他開了。還有一個姓魯的被一個弟兄打了一槍，他倒在泥水窪裏，混着的時候兩槍偏偏又穿過了衣裳，好運氣，連血絲都沒有掛出來，就躺着不動。一位紅槍會看着奇怪，想把槍頭扎他的腦袋。姓魯的可跳起來了，一手搶住槍尖，說道：「朋友，我也沒欠你們的命，我是這兒的長客，不過借住着。你們打我三槍，還要扎我，難道我們真有天大的仇？」我在一旁看是他，就呼喊著：「算了罷，饒了他罷。」所以沒有死！」

當時牛工頭聽够了消息，吃了幾盃鬍子酒，就向腰包裏掏出五塊現洋票，悄悄的送過去。這二頭子知道有些故事，便走出街上，一同談着。牛工頭便請他把幾車東西設法偷運出去。果然，十

三一早，這二頭子一馬當先，保鏢似的經過了幾道鬍子卡，他一揮手回去了，還託牛工頭給我送個好。他們要在這鎮上過現成的中秋，吃李掌櫃的月餅！

牛工頭走不到幾里地，遇見老鄧正徒步往村裏去，於是就打仗回來。我見了他二人真是喜出天外，趕快殺豬喝酒。點查的東西，牛工頭說除了兩大包煙捲，一雙新襪子，旁的統統沒有丟，幾多工人也歡天喜地的披上新棉衣。子彈呢，還埋在鎮上土底下，過幾天鬍子走了，才好去發土。

當晚牛工頭好好的睡了一覺，明天早起，又自告奮勇的探信去了。十四那天，魯先生借着替李掌櫃買棺材的名義，也從虎口裏跑出來，夾衫子還帶了兩個窟窿。他說這一羣鬍子，本來不敢打那市鎮，但是偏遇着紅槍會，兩方訂立合同：紅槍會幫鬍子破街，讓他們把東西統統運回南方一百多里的巢穴；然後鬍子幫忙紅槍會到洮南打日本。所以紅槍會便衝鋒進街，蒙古兵打了兩排子彈，看看不對勁，回馬去保王府了；鎮上的商店便遭了災難。現在他們正趕着做藍布的義軍臂章，過了中秋去打日本。

後來這一批人馬開拔了。搶劫的財貨，就用搶來的車馬運回去，路上還演着鬍子搶鬍子的

故事。至於打日本呢，幾幫鬍子出了鎮上十里地，大家就想「分流子」各走各的。可是紅槍會一生氣，說要扎死他們，於是便直奔洮南。雖洮南幾十里地，逢着日本兵，機關槍掃死好幾十紅槍會，他們也就散了。讀者，紅槍會本身是不奸淫擄掠的，聽說那邪法真有點道理，所以無論蒙古鬍子，或者滿洲兵，都不敢犯他；但是他們的肉身，愚忠，怎能抵有組織的日本軍隊呢？

反正，今年的中秋，我看着我們村裏過節，知道鎮上的鬍子過節，也想到鎮上的商民同農戶沒有過節。我自己是無心過節，幾夜連着賞塞外的寒月，到極煩悶的時候，思量起法國在摩洛哥的「國外孤軍」或者思量起我去年中秋落機山的朋友！

九 塞上歸來

好容易過了中秋，農場裏許多糧食也忙着收割。幾十方里的莊稼，一片的黃，間着一片的綠，點綴着成羣的牛羊，倒也有天然的樂趣。可是我因爲一個多月沒有好好睡覺，整天耳朵裏好像有小蟲歌唱。同時我接到了天津的信，說董事長已竟到巴黎去，從此以後每月祇許我有二千塊錢的開銷。讀者，要是你設身處地，在幾千里四面是匪的所在，帶着幾百農戶和工人開荒，忽然你的費用減少了一大半，連支付工人的薪水都不夠。同時中國滿州的郵政已經隔斷，就使不隔斷也有許多顧忌，再加上日本人的無形監視，你當時心理是那一種感覺？

我收到了這個消息，真是非常灰心，我到此來賣命，而安坐在天津北平的還要抽我的後腿？當時我又不敢聲張，消息一出去，會全局瓦解的。我決定了主意，非自己冒險回天津力爭不可。但是我一離開村子，誰能維持呢？

真是禍不單行，城裏的辦事處又來告急，說鬍匪又要進城，日本挨戶的搜槍，局內的衛兵也有不務正業的，要是我不去鎮壓一下，恐怕要出亂子。我知道城內當事的那一位職員，胆子是太小，怕是故意張大其詞，要我出去開荒，要失掉了村子，還要城裏的辦事處做什麼？同時我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人來維持村子。老鄧是好像有能耐，可是守着一個禮拜容易，守着兩三個月許能叫你發瘋，我還得試驗他一下。

剛巧城裏辦公處還藏着多少盒子礮，讀者，你要知道盒子礮要能使用得法，三支便抵一座手提式。我想要把那些盒子礮都拿到村裏來，同時也看看城裏情形和公司情形的究竟，我當下便又派老鄧帶着我親信的牛工頭到城裏去，叫他們相機行事。盒子礮可拿則拿，千萬別走進日本人的圈套。我又送他們走了。

那時我的煙捲早已完全抽光，過日子是非常的煩悶。部下的衛士們看我一天儘吃些土豆，三頓飯的量還不抵他們一頓，都替我擔憂。他們也知道從我的馬「小火車頭」死了以後，我就很少騎馬，除非是不得已。於是他們想盡法子來安慰我，有的把他平常贖下的捨不得抽的煙捲送

給我，也有送些洋麵粉叫我做大餅吃的，也有送我白乾酒的。我一邊感激他們，一邊想着我自己的責任，真捨不得離開他們，連他們的生死也不得而知！

過了幾天，遠處山頭又發現了兩個黑影。老鄧同牛工頭回來了，我忙着騎馬去接。不錯！他們真膽大的偷運盒子礮。原來他們一到城裏，便把埋在公司地底下的盒子礮取出，連夜運到車站，買通了護路的巡警，讓他們一人背上一枝，到了終點又借名喝茶一起齊集下來，立刻往村裏走。一百里的旱路，老鄧同牛工頭僱了一輛蒙古的「拉拉車」，棉花包裹也裝着鎗，車在山坳裏走，他們兩人各自背兩枝盒子礮壓着兩邊的山頭護送。那天要遇着大幫鬍子，他們準會捋一捋頭髮（因為鬍子大半是沒有鬍子的）說：「多好的運氣，招財進寶！」幸而我的朋友沒有遇着！

老鄧告訴我，公司是很平安，就有一個衛隊長姓劉的，看着我那同事膽怯，常常嚇唬他，要錢出去抽大煙，玩姑娘。

當下我知道鐵路一帶的義勇軍已發動了，我要不趁早到天津走一趟，就怕回不來，因為鐵軌是常被弄斷。我希望他們越幹越凶。是的，我村子裏能有五千擔糧，能給七八千義勇軍過冬。

當下老鄧兩次的冒險，我已覺得他有代我支持村子的能力，況且他的勇敢也已經得到衛士們的佩服和工人佃戶的讚許；就是他年紀輕些，對於「體恤」之工夫，沒有到家。

有一天晚上，九月的初頭，我同老鄧閑談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要出去一次，要他代我維持村子。同時我也警告他，這種工作並不靠一時的勇氣，卻是長時間的磨折，要不預先防着一步，神經上會慢慢的起劇力變化。我是要打破他的「下意識」的恐怕心，使他常常提防着自己。我把一切事情在兩天裏頭交代清楚。第三天下午，我召齊了全村的人，告誡了一番，叫他們要「服從老鄧，遇事不要大驚小怪，倘使有人不守秩序，勾引鬍子，我回來——斃他。」講完了一番大道理，穿上便衣，把我兩支手槍交給了老鄧，我就上馬出發到城裏去。老鄧同一半的衛士默默的送我一陣。可憐可敬的牛工頭又得跟着我走一趟頭，一晚便在離村四十里地一個小窩堡裏歇着。

我爲着要到天津交涉款子，從村裏出來，冒着兩種危險。第一，要是我在村裏，別人被鬍子綁去，我可以設法去贖；而我要是綁去了，（他們也都想綁我，好發一批大財）公司的款子不够贖，而且他們准把我做擋頭陣去破我的村子，所以村子的安全，有極大的危險。第二呢，我自己的身

子經過了五六個月的滋養缺乏，要綁去了一定受不住鬍子的待遇，兩星期便可不起這些事情。天津的北平的大人們何曾想到！

隔了一晚，我同牛工頭便起早前行，預備遇事便做無抵抗的勾當，因為兩個人走荒道，又不騎馬，是不能帶槍，也帶不得槍的。那時，夏天的大水已慢慢的退去，不過你還能見一片一片小湖似的淤積，鐵路橋樑也缺腿斷手似的靜靜躺着。當天走了一百里地左右，路上經過幾次蒙古兵的盤詰，天黑便到了一座大喇嘛廟，離火車站也不過七里多地，我們便在喇嘛廟住下了。

那一座大喇嘛廟，裏頭的佛爺大喇嘛，管着六七旗的蒙古，在內蒙是很有勢力的。幾百里地以內，連王爺府也是土房子，可是這廟卻用石塊蓋造，遠遠的看去，好似美國列萊堡 (Fort Riley) 的大兵房，踞在山上好不威嚴！他的建築也很奇特，深紅色的牆同黃色的頂，嵌在半沙漠裏真好看。大喇嘛是我的朋友，可是那晚他不能陪我，（反正我們也講不通話，）因為剛有三百多人一幫鬍子在廟下鎮邊搶掠，所以他晚上得親自查夜。好，我心裏想着好笑，我幹了三個月這種勾當，我今晚看人家來做這把戲，同時我也擔心，因為我知道這三千多喇嘛，不過有二百多桿雜牌槍

支，子彈也是不足。不過是「既來之則安之，」我也好好睡一晚。

我睡到兩點多鐘，醒了。聽着廟裏的鐘聲，被風送得遠遠底散遍了曠野；又聽得巡夜的在各處山頭呼喚。我睡不着，起來到廟中空庭散步。幾百里地很少看見樹，而這庭中卻有兩株蒼翠的孤松，新月從松際偷射到石砌的空庭，外邊斷續的聲音更顯到廟中的靜默。我獨自散步，一時萬念齊來，想到祖國的烽煙，自己的身世，感覺着一個人求了比較高深的學問，有了些經歷，想要爲國家出一份力，卻埋葬到這步田地；又迴想到在美國時候的快樂，去年今日，正同着一個人在石公園釣鱸魚，而今真是天南地北，情愛的絲也牽不到那樣長！我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喇嘛廟空庭，孤松，石塊，和月色的可愛。當時我真羨慕着靜，羨慕着做和尚。我想着，要是我有回到關裏的那一天，我一定到戒壇寺去住一下，就是臥佛寺也不差！天亮了，我告別了倦眼矍矍的佛爺喇嘛，同牛工頭浸着北風去趕火車。

一到了城裏，公司是並沒有危險。可是這城市的周圍已滿是鬍子，出城三里地便有危險。當下我拜訪了當地幾位熟人，知道城裏除了幾十個兵以外，是毫無防禦工作，連一個保安隊的影

子也沒有。當下我打定主意，明天就得動身到天津去，因為義勇軍太活躍了，我恐怕一到了天津，要是多住幾天，鐵路都被義軍拔完了，就回不來。

我臨走的那一天，地方上的人都知道我已竟回到城裏，所以非常之忙。下午四點多鐘的車子往南去，在三十幾里外頭的一個城鎮還得住一宵，那天還有幾個「滿洲國」的官吏定要我去吃飯。我一面把幾件衣服放在小提箱裏，叫人到時候送上車站，一面還得穿上馬褂去敷衍飯局，整整坐到三點半鐘，我便告辭上了車站。我同來的那一位助手，因為太膽小了，又一定要跟我回來，他把東西早歸得舒齊，一個月前就想南返的，他在公司等我還不歸來，急得真像螞蟻在熱鍋上盤轉，照他的意思，恨不得一脚就跨到天津租界上。

去四平街的旅途，當時通遼一帶正為義軍佔領，路上很不好走。鐵路的兩旁，左一個倒着的火車頭，右一個碎了的車輛，我顏上雖不顯出來，心裏可十二分的高興。從燒燬的車站，橋樑，電桿，我都感覺到忠心，勇氣，犧牲的大精神，我真想跟着去。

我回來除了一個助手以外，還有兩個初次見面的同伴，都是南方人，所以我非但不寂寞，而

反覺得異鄉逢知己。況且他們的局子，對於我真是十二分的幫忙，我感激他們幾位，真是難於筆述。到了四平街的時候，我助手又因為驚顛過甚，受了日兵的查詰，幸虧這兩位同伴中的一個，能講日本話，挺身出來替他解說，才算沒有出亂子。

在南滿車上一夜，清早便到了大連，可巧又碰上北來時遇見的熟人，所以又免了一切檢查，登輪到津。

天津的公司，正在改動，舊人都裁去了，而新到的支持人年紀又輕，經驗又少，他一來就問我爲什麼我的公司不能造火犁，而每月還要有許多化費；一方面他要省錢，一方面又要多開荒地。還有一位竟問我那兒有沒有海參吃。他們在天津招待我吃飯是好極了，不過我一方面看着珍羞滿桌，一方面想起村裏吃土豆，蕎麥，我不能下咽。當下我左思右想，他們既然難於合作，而且我在滿洲的時候，還有人私下將我的舉動報告到關裏，我算不得白白的拚命。要拚命也是當義勇軍的好。於是我忽然提出辭職，同時因爲想仍舊爲我的工人等想個辦法，所以答應維持到年底。我把天津那批人駭了一跳。我告訴他們老鄧是很有才幹而能維持下去的人，他們非但不聽，還

要把他取消職務，就此一點，就可以知道他們雖然鞭長莫及，還想自做主張，把許多人的生命當兒戲，反正自己是遠在平津，沒有危險的！

我辭職之後，想當義勇軍，於是先在北平各方面打聽了一下，覺得關外同關內的情形很不同，我非常的悲觀。那時聽說以前東北很有頭腦的一個領袖，住在上海，他要是能去（而且他以前是講去的），能號召好幾萬人。我跑到上海，才知道他正在花天酒地，於是我拋棄了滿肚子的熱望，再回到北平。

十 歸來以後

我從上海又回到北平，那時已經是十月中旬了。在滿洲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十分累，而回來之後，真好像生過了一場大病，所以我也休息一下。

我沒有離開公司以前，農場的事情都分給了老鄧，辦事處也託在另外一個南方人手裏頭。提起那辦事處的同事，我真非常的佩服他。起初，我總覺得他好似太軟弱，不大高興他。可是他的老成和忠心，真是不可及。當我同還有一位走的那一天，他暗暗的告訴我，說他是不顧死活，總給公司盡力。他關內是有家室，有妻子，而且他半年以來，身體也不大好。但是他有另外的一種勇氣，有一次日本因為義勇軍佔領了那個城鎮，開砲向城裏攻擊，砲子落在我們辦公處的四周。跟我回到天津的那一位同事，駭得到處亂跑亂鑽，真恨地下不裂開一條縫，而他卻照常的辦事，把生命置於度外。

在十一月初旬，一個姓劉的助手從關外跑回來了，他慌張的報告，說是公司竟被日本沒收了，辦事處的同事被扣留起來了，而農場上的人也被日本叫蒙古王府就近看管着，一個也不許私自離開。他怎麼跑出來的呢？他剛從農場上回到辦事處，因為怕鬍子攔路綁他的票，所以穿得像工人模樣，一到局子裏正逢着日本憲兵來接收，當時辦事處的同事卻十分機警，說他是來討賬的客人，付了他一百二十塊現大洋，叫他立刻出去，他才趕緊跑到天津來報信。我得到了這個消息，第一件就想如何可以把公司的一切人員救出來，各回本鄉，而我們的大顧問卻很不以為善，照他的意思，公司既然沒收，祇可聽其自然，再不用化閒錢去救濟為公司出過力的那幾百人了。我聽了這一番議論，真是心灰意懶，原來中國人的辦事，大大小小都不講一些義氣的。同時我總覺得我的公司那幾月，一切的人員都很盡力的合作，雖然不能十分如意，也總算大家勉為其難，所以我個人能做的，我還得設法去幫助他們。

從此以後幾個月之內，工頭衛士便一個一個的溜回北平來，到北平的時候大半都兩手空空的，我得設法給他們一些接濟，回家的回家，找事的找事。公司怎麼會沒收的呢？底下便是他們

告訴我的情形。

日本是始終注意我們的行動的，但是我去哈爾濱和長春一次，各處也已經互相諒解，似乎不致於有什麼亂子了。就是當地最高的各機關，也都有着聯絡。當大水的時候，我在農場上出不去，而且因為別的事情也得在地段上指揮，不能出去，那時日本曾經到公司調查過，調查完了要見我，而且叫當時在公司辦事處（後來跟我回來的）那一個同事開具我的履歷。也許是他太膽小了罷，也許是他怕自己要遭禍，所以他開我的履歷並不會照我告訴他的話寫。他硬派我做安徽桐城人，而老老實實的寫上美國某大學畢業。同時他填上了公司是中外合辦的性質，於是日本便要求證據看。天津那一方面呢，卻抵死叫我到日本人那兒去改正，說公司是沒有洋股子。那時的經費已經不按時寄來了，我早心裏冷了半截，因為我憑什麼要在這兒撐門面，而天津卻不給我接濟？所以一到洋股子問題發生，我是更不高興了。底下，為着害怕，已經向日本講了中外合辦；上面，可要我去向日本人更正。自己又因為大水不能去見那日本。其實，我早打聽到那位日本——高橋，他還不十分的壞，所以要是能好好的會面一談，事情也許就緩下去，可恨水又一天

比一天大！於是我祇有硬着頭皮將錯就錯，咬定了是中外合辦，替我的助手圓謊。我是這樣想，倘使我向日本更正了，辦事處的人員很有看管起來的可能，或者竟有性命的危險；要是將錯就錯的賴過去，我最多不過向天津賠些不是，自己人總比較好說話些。同時我寫信給高橋，說大水一退，我准立刻到城裏去見他。讀者，你還不知道我這一位助手，臨事他雖然膽小，沒事的時候他可最有勢力，同時他還刺探着我一切的行動，我爲着公司得替他負圓謊的責任，挨兩邊的罵，真是說不出的苦。

可巧我同高橋正在對播的時候，義勇軍殺進了那個城鎮，把挑撥這件事的漢奸程某槍斃了，把一切的案件燒燬了，縣公署成了灰燼，高橋也溜之大吉，這件事也算告一個段落。

我走了之後，怎樣又會死灰復燃呢？原來東省出了殺不盡的漢奸！日本奪回縣城之後，第一個派來的縣長，同公司是很好的，但是不久卻被日本囚禁在大連，換了一個姓金的寶貝。這位金漢奸，想着我公司有三十餘萬元的資本，當然是個好差使，於是忽然起意，要想棄官爲商。他告訴了日本督察員（那時已經不是高橋），便來收我們的產業。可惜他們收受之後，一查賬目，才知

道這是每月要貼三四千元的虧本生意。日本人沒有辦法，自己便到長春去請示，碰了一鼻子的灰，上司質問他憑什麼糊裏糊塗的辦起來，當時便受了免職回國的處罰。金縣長更是棄官查辦，毫無所得，空喜歡了一場！

當時發明「中外合辦」的那一位助手是已經回到天津了，留在辦事處的便是那最老成可靠的一位。他因為平時同當地仕紳很有交好，連日本也佩服他的誠心，所以雖然公司是沒收了，他卻並沒有吃多少苦，不過暫時不能回到關裏就是了。

自從我走了之後，農場方面有老鄧維持着，到還過得去。公司沒收以後，便發生問題了。老鄧底下有一個姓胡的助手，他是由佃戶升上來的，因此衛士們都有些看不起他，而他同佃戶越覺得親熱。胡助手是很能幹的人，幫我重蓋城牆便是證據，但是他把「德模克臘西」這個字講錯了，便帶些過激的態度，同時心地也十分的狠。我在農場的時候，常常告誡他，說平等自由是有分寸的事情，我們祇能自己領頭來做，卻不許他去無意識的宣傳。

公司被日本沒收的消息一到農場，更發覺四面都被蒙古人監視着，佃戶便第一個起了捲

逃的心。他們預備在一個晚上，先繳了衛士的槍枝，將公司農場所有的一切，用車馬運到西方一個小鎮去。可是中國人做事情不能十分的機密的，當天下午就被衛士知道了，反繳了佃戶的械，幾個爲頭的還挨了一頓好打。佃戶這一次的舉動，胡助手是很有嫌疑的。從此以後，老鄧便有些管束不住了，衛士工人和佃戶對播起來。

衛士同工人的心理也未嘗不慌，大家也知道此後經費是沒有着落，不過平時他們還算擁護公司，所以並不同老鄧爲難，老鄧也藉此支持下去。

誰都知道這樣下去終非了局，於是無形之中大家就盼望着遣散，可是四面蒙古兵圍得水洩不通，老鄧不得不分頭去交涉，他晝夜的勤勞，冒着鬍匪的危險——那時鬍子都想綁他的票，是爲着村子的安全，反正繼續幹下去，或是解散，總得有一個辦法呀！而同時村子裏，卻還有那姓胡的在抽他的後腿。

最可笑的一件事，我走的時候把自己私人的一切都交給老鄧了，告訴他什麼東西他用得着時就用。內中有一雙很好的長統馬靴子，我穿着的時候已經引得大家眼紅了。到公司被收沒

以後，姓胡的硬要把這雙靴子拿去穿，而且說我臨走的時候，私人東西是交他管的。一個大學生，提倡着平民主義，而到頭來行爲竟同偷鷄走狗，已經夠瞧的了，最可笑的，卻是我的鞋子他穿不下！讀者，你們不要以爲我舉的事情太小了，我很願意把這小小的例，讓大家來自省，我在農場的時候，常常看到人類的天性——獸慾的發現，從盒子砲，手電燈，馬匹，馬鞍，以至於雨衣，雨鞋，往往大家喜歡拿公家的東西據爲己有，不肯拿出來應用，這種自私自利的心，是新中國前途阻礙物。

大凡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團體，他們生存進取的實力，在興盛的時候是很難看出來的，而他們達到了難關的一切舉動，就可以做他們成敗的標準了，

我的公司既被沒收，工人和衛士倒還有些紀律，而佃戶卻頂沒有出息。上一次日本砲擊我們的村子，也是他們爲頭的往外拉。這一次因爲我叫老鄧守着村子，不肯讓他們走，他們竟要繳公司的械！至於那些當過大學生的助手，更是叫人心焦，難怪日本一打山海關，他們便要罷考回家呀！

最後我所得到的消息，是老鄧辭職走了，他幫了我許多的忙，而結果是不得不走，真叫人悲

觀，最可恨的是我連寫了四五封信去，一封也沒有回答。

現在我在北平等候一條正當的出路，而常常想起在漠北的清晨，同老鄧騎馬談笑，不知不覺的就下去了十幾二十里地，我們各自不過帶一枝手槍，一枝盒子，可是兩人心中祇覺得高原的曠大，自然的清幽，山花野草的自由，從不愁什麼鬍子，什麼蒙古的；如今因為大的不抵抗而失掉了東北，由東北的失掉而我的農場跟着被沒收，因為農場的沒收而我同老鄧好久不通消息，真不知道得等到那一天，我們才又能夠一起跑到西南，或是新疆，青海，再一塊兒鼓勵着來重整開墾的旗鼓呀！

